

保衛祖國

高爾基等著

光子譯



長風書店出版

2514 ✓

著等基爾高

國祖衛保

譯子光



版出店書風長海上

年九十二國民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目次

第一 革命和戰爭·····	一
戰爭前夜的插話·····	三
亞克與人道的故事·····	八
煤山·····	六
第二 新舊女性型·····	七
一個女青年的故事·····	九
母親·····	一七

第三 戰鬥的西班牙……………一五

唐吉訶德的故鄉……………一四

偉大的燈塔……………一五

第四 日記及其他……………一七

日記斷片……………一六

叭兒狗的書信……………一八

後記……………一五

戰爭與革命

三篇

戰爭前夜的插話

這正是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時代。龐大的，灰色的軍艦，躺在海參威的海港上，這裏叫做黃金角。在某國的大本營裏，可看得見臉上呈現着玫瑰色的，身體矮小而瘦弱的，戴着紅邊軍帽的兵士們。他們到處滿佈在這沉默得沒有一句話的城市的街坊上——這城市是國際投機家，政治大賭客和政治冒險家所出入的城市。某國的居留民，在這裏神氣活現地活躍着。在平日，他們常只穿素樸的衣裳，但現在，因為有他們的許多軍官到這裏來了，便都表現出一種誇大的忠君愛國主義。他們都打扮出他們本國的服裝，跌跌踏踏地響着他們屐上的木踵子，舞接着他們那種戲裝式的袖子。他們的軍隊豈不是在城市裏嗎？這整個的地方豈不因此就屬於他們了嗎？豈不屬於他們這國際上的虜掠者，生意人和殖民地開拓者

的階級了嗎？

兵士們的面頰，是玫瑰色的，有頰窩的。他們大多數都是年青人。他們是在異國。他們是有一副農家的孩子的面相，是告別了他們的家庭，田園，和草原而來的，同時也已經和他們當日原始式的農村生活分離了。他們是正在充當守衛兵的工作，沒有反對守衛的樣子，這使人想起高加索戰爭期內，俄國兵在土耳其所做的樣子，他們大約是很相像的吧。

全市是在一種泥濘似的緩慢行動的控制中。消沉統治着。賣國行爲活躍着。在冒險家們和某國的代表們之間 正忙於開會議，商量那無止境的協定和條約。某國的形式上的領袖就抬出了那願意代表干涉主義者的「本地愛國派」，並且粧點出了一個「本地強國」的架子。總之，就是擔任敷衍在今日的滿洲所擔任的角色。信號一樣的槍聲和發彈機，辟辟拍拍地響起來了。全市是充滿了木屐上發出來的一種可厭惡的腐朽的氣息。

市外蜿蜒着一帶山崗，滿佈着使人不能穿入的處女林。唯一敢於站在那裏的人，就是些狙擊兵。他們也就是『遊擊隊』，這些卓越的射手，是從來不大失手的。同時，這些平坦的山崗環圍着整個市區，正好像是一條鐵的哨兵線，而且比較那些紅頰的戴紅邊帽子的兵士們也堅強得多。這些兵士們在某國的大本營的前面泰然地，嚴肅地交班着，守衛着。

爲了守衛山崗，而使它離市區遠些，又爲了擴展所謂『中立地帶』起見，據說某些『事件』是不得不製造出來的。於是許多的守衛兵，便被派到那通到內地的鐵路線上。這守衛兵又正是那一個有頰窩的，戴紅邊軍帽的農家孩子。他們的哨兵房相隔僅幾十米達的距離。他們堅定地，安然地交班着，把他們的槍柄在鐵軌上猛撞了一下，像自動機一樣地旋轉身來，踱回到營房裏去了。

過了一些時，立刻就有幾個哨兵，在營房里實行怠工了。據某國的代表方面散放流言，說他們的哨兵是遭了暗殺了，兇手就是狙擊兵，因爲他們是神奇的射

手，正像孩子的遊戲能打瞎松鼠的眼睛似的。

這樣的，早認爲必要的「事件」是找到了。於是某國的軍隊便名正言順地開到內地來，說是要「肅清土匪」。

爲了研究這樁事件，便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可是研究的結果，却在這被暗殺的哨兵身上發現了一件奇怪的情形了。看來真是無奇不有的，他們的鎗傷都是在額上，而且他們的眉毛是稍稍燒焦了的，似乎槍是站在近旁放出來的。

——哨兵能允許誰個走得這樣近身的呢？

——說不定是狙擊兵吧？

——但是，假如他們打松鼠的眼睛，尚且是站在遠處的，他們又何必走得這樣近身，去打殺一個哨兵呢？

這些問題終於沒有回答出來。誰也不敢提出責問，因爲大家都不肯冒危險，怕被捉去，怕被捉到某國的大本營裏去。

試回想一回想那天晚上，那個年頭，那個區域吧。周圍的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只有脚步声。

『在那裏走着的是誰呢？』

『是朋友們。』

此外又有誰會想到走近哨兵那裏去呢，在這夜裏？這一定是哨兵所熟識的一些人罷了，一定是服從命令的一個軍官吧了。然而就在那時，一線電火突然閃上了眼部。說不定是問了一句：『一切都照預定的計劃嗎？』

剎那之間，槍彈就一直穿進了前額。因此，這燒焦了的眉毛是形成了非自願的螺旋形的東西了。

我那時想，這是一種民族性，這樣的無情，這樣的殘酷，這樣的兇險。到了現在，我明白得多了：這原來只是一種階級性，這樣的無情，殘酷，兇險，不管它是出現於黑夜裏的海上，或者出現於廣大的日光之下的日內瓦。

亞克和人道的故事

一 佈告

民房和街道都保持着一種尋常的景象。而在那些的上面，歷劫不變的太空呈着蔚藍色。步道的鋪石的灰色面具還是照着老樣一般地凝固而且冷淡，可是熱狂的人們一邊淌着眼淚從面孔上滴到漿糊桶內，一邊在把佈告貼到牆頭上去。

他們的原文是單純的，無情的，而且是不能撤消的。這兒就是：

告市民們

凡本市市民，其是否各有生存之權，將由縣府，由高等法院派三員組織特別

委員會實行檢驗。凡是被認為多餘者（不必生存的人）的，有上訴之權。惟上訴狀務必繕寫成文，送呈中央高等法院。三小時後即可與以答覆。多餘的人們，無論是由於意志薄弱或愛惜生存而致無能而瀕於死，得交最高法院辦理，由他們來要求朋友，隣舍或特別武裝隊執行死刑。

第一條 凡本市市民，須完全服從遵守高等法院的一切條文和紀律。對於一切審問，須有真確的答詞。然後將多餘者的特點，作一個正式的通告。

第二條 這一法令必須嚴予執行，不得撤消。人類的贅物，妨礙着正義和幸福的基础上面的人生之改造者，須無情地毀滅下去。這一法令對於一切人等

——男，女，貧，富——都一例執行，決無例外。

第三條 在進行檢閱生存權的期間，絕對禁止任何人遷出本市。

「你讀到了佈告沒有？」

「你讀到了佈告沒有？」

「你讀到了佈告沒有？」

「你讀到了佈告沒有！？你讀到了麼！？」

「你見到了佈告沒有！？你聽到了麼！？」

「你讀到了麼！？」

羣衆開始聚滿全市。交通梗塞起來了，路上的人因爲受了突然的癱軟，就靠到民房的牆壁上去，也有許多人哭了起來。更有幾個人含糊地咒罵起來。入晚的時候，人們竟達到了一個可驚可怕的數目。

「你讀到了麼！？」

「多可怕呀！誰都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回事！」

「說什麼，還不是我們自己選出人來就職於高等法院的麼！還不是我們自己

給他們以全權的麼！」

「說得不錯，那是的確的。」

「這種怪現象祇有責備我們自己哩！」

「說得不錯，那是的確的。我們祇有責備我們自己。那正是因為我們企圖創造一種更美好的生活啦。可是有誰能夠意料到法院會發出這樣簡單，這樣可怕的一種審問的呢？」

「可是你究竟選舉了些什麼人當法院的成員呢！哦，一些什麼人呢！」

「你怎麼能夠曉得？他們可曾發表過名單麼？」

「我聽到一個熟人說過這麼一回事，亞克當選為院長哩。」

「哦，你不用說了！亞克麼？那是好運氣啊！」

「正是。正是。這是一樁事實！」

「好運氣啊！他是一個大偉人！」

『那當然不消說的！我們用不着過慮：他是一定會肅清人類的贅物的。我們也用不着怕什麼不正義的事了。』

『老朋友，你以為怎麼樣？我可以留在活人中間去麼？我是一個正義的人。你總知道罷，有一次正當一隻船要沉落的時候，二十個乘客都把自己救上了一隻小船去。然而這隻小船負不起這樣的一種重載，全船的客人都嚇得要命。爲要使十五個人可以得救，五個人投身海中也是必要的。我可就是那五人中的一個。我自動地這麼辦了。請不要做出不相信我的樣子來看我罷。如今我是衰老了。你真的不會聽到過這個遭遇麼？當時的各種報紙都詳載其事的。我的四個同志遭了滅亡。湊巧我却獲救了。你意下怎樣？他們會留下我麼？』

『然而我呢，老朋友？然而我又怎麼樣呢？我把我的切所有都施給貧民了。那句話是很久很久的事了。我有憑據可以證實的。』

『我倒是不知道。一切都要拿高等法院的觀點來作準的。』

『讓我來告訴你罷，可敬的老朋友們，對於隣人的原始的用處，是不足以證明其在地球上有人類生存權的。喂，倘若真是那樣，那麼每個呆笨的鴉頭都會有生活的權利。那是一個陳腐的觀念，你們是落伍在時代後面了！』

『那麼一個生人的價值是什麼呢？』

『不錯，他的價值是什麼呢？』

『我簡直不知道。』

『哦，你是不知道。既然是不知道，那麼你爲什麼還要衝破口套，而亂說意見呢？』

『抱歉得很。我不過是想到就說罷了。』

『老朋友們！老朋友們！看！看！人們在奔跑了！』多厲害的一片紛擾！一陣驚惶！

『哦，天啊！天啊！……啊！……救救你們自己罷！救救你們自己罷！』

「停住！不准奔跑！」

「不准加添惶恐！」

「停住！」

三 逃奔

羣衆在街上奔跑。紅頰的青年奔跑着，帶有驚駭萬狀的面容。在寫字間和公家辦事的規正的書記員，穿着潔白衫袖的新郎。從愛美者的交際社會出來的歌者。執袴子。說書者。彈子房的打手。到電影場去的觀客。商業鑽營者。作惡者。欺詐者，白的額角和鬆的頭髮。僞善的狎客。兇惡的醉徒。白相人，無賴漢，花花公子，空想家，情侶，坐腳踏車者。賦閒無事的闊肩的運動家，閒談者，驅棍，長髮的僞善者，憂鬱家，帶着一雙陰鬱的眼睛，在他的憂鬱背後，隱藏着青春，容積着冷漠的空虛。兩唇豐滿含笑青年村夫，虛榮的遊歷家，吹牛

的商人，善心的倒楣人，狡智的自暴自棄者。

貪吃懶做的胖婦人也奔跑着。而且還有瘦削的毒婦人，嘮叨的煩囂的婦人，討厭的女性，傻子和聰明人的老婆，說閒話者，偷漢者，嫉妬者，貪心者，如今都恐嚇得不敢聲張。誇張的痴婆，無用的好人，突然染髮者，無色彩的，脫離奴隸籍而爲自由民者，孤獨者，無告者，厚顏者，乞食者，求援者，這般人在恐怖之餘，都已經失掉了一切儀表了。

僵僵的老人家奔跑着。而且還有胖子，矮子和長子，美的和醜的。

房屋經租人，典當經理人，鐵器商人。木匠，藝匠，獄吏，雜貨商人，和氣的賣酒商人，夾髮的投機傢伙，因卑污欺詐而自肥的家長，老而不死的騙子，和天塊頭的惡棍。

他們都在一批稠密的，猖狂的，兇猛的羣衆之中奔跑。一堆堆的襤褸布包裹着他們的身體和四肢，白熱的水蒸氣從他們的嘴裏衝出來。咒語和哭聲響遍了荒

疏的冷漠的空屋。

許多人帶着自己的所有物奔跑，他們用了屈曲的手指拖着枕頭，箱籠和匣子。他們抓住他們的寶貴的珍珠，他們的兒女，和他們的金錢。他們叫喊着，接着又奔回來，惶恐地舉起他們的雙臂。接着還是奔跑起來。

可是他們又掉轉身來。他們全體。像他們自家一樣的人，向着他們射擊，迎面跑來，拿棍子，伸拳頭，投石子來進擊他們；更有喧喧聲，大喊聲；羣衆落在後面了，落在他們被殺受傷者的後面了。

向晚，全市才復歸於它那原有的景象。市民們的震盪的身體回到了家裏，橫陳在他們的床上。一種簡單的尖細的希望，竭力地掙扎在緊張熱烈的腦殼裏。

四 簡單的手續

『你叫什麼名字？』

「薄斯。」

「多大年紀？」

「三十歲。」

「什麼職業？」

「製煙工人。」

「要說老實話！」

「我是說老實話。我忠實地工作而且贍養我的家庭哩，已經有十四年了。」

「家眷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兒。這是我的妻。這是我的兒子。」

「醫生，把薄斯的一家查驗一下。」

「就是了。」

「那麼，你報告一下，他們究竟怎麼樣？」

「薄斯是患的貧血症。一般的健康狀態，平平。他的老婆害着頭痛病和風濕症。孩子是健康的。」

「算了。醫生，你走罷。喂，薄斯，你有什麼嗜好麼？你喜歡些什麼？」

「一般地我喜歡人民和生活。」

「切實一點講，薄斯。抓住中心說話呀！」

「我喜歡……唔，我喜歡什麼呢？……我喜歡我的兒子……他真善於弄絃琴……我喜歡我的食糧，我當然不是一個貪食家……我喜歡女人……瞧着那些街上來來往往的婦人和女子，那真是有趣啊。……當我在晚上困倦了的時候，我喜歡休息……我喜歡製造香烟……我喜歡生活。」

「鎮靜些，薄斯！帶住，不要嘈囉了；喂，心理學家，你意下怎樣？」

「招搖撞騙的傢伙！廢物！最平凡的動物！一個可憐的生存！氣質是一半粘液質，一半多血質。活動能力是薄弱的。等級——末等。改進希望——沒有。受

動能力——百分之七十五。至於薄斯夫人，那更低等了。這孩子是平平的，不過或許……你兒子多大年紀了，薄斯，這回可不要噲囉了！」

「十三歲。」

「不要害怕。你的兒子可以暫時留在活人中間。至於你……無論如何，那是不關我的事。由你去加以判決罷，朋友！」

「在高等法院的名義之下，爲要達到肅清人間廢物和無關重要的人物之目的，我命令你，薄斯和你的老婆，在廿四小時之內送掉這條命。靜默！不准咆哮！衛生官，你來給這個女人喫些定心劑罷！吩咐衛兵來！你一個人是對付不了她的哩。」

五 灰色小房

灰色的小房子坐落在高等法院大廳的遊廊上。這個小房子只有一種尋常的景

象：它是一個牢固的，森嚴的東西。正和大多數的小房子一模一樣。無論在闊度或高度方面，都不滿七尺，然而它是數千人命的墳墓。它標明着兩項簡單的字樣：

『多餘者名單。』

這張姓名單又分爲好幾個部門，在其他部門中還有：

『……………。』

『……………。』

『……………。』

『……………。』

以及其他不等。

種種的特殊性格敘述得簡單而客觀。在好幾個實例上，當然有辛辣的備註，不過這些無疑地是塗着亞克的朱筆，他在後面加上了他的批語說，虐待多餘者是

不必要的。

這兒是多餘者的特殊性格之幾個典型的案卷：

『多餘者，男性，第14741號

健康狀態中等。他訪客的時候，對他們不生作用和興味。他是不聽忠告的。在他血氣剛強的時候，他姦誘了一個女子，隨後又把牠拋撇。結婚後的一點嫁妝，認為是他生活上最重要的機能。他的腦筋是昏眠而且含淋巴的。簡直沒有工作能力。問他什麼是她一生的遭遇中所認為最有趣的事，他說就是他那 巴黎 Quissima 酒館的訪問。一個平庸的人物，較低層的一流人物，心志也薄弱。限二十四小時殺掉。』

一個以箍桶爲業的工人。等級——中等。對他自己的工作毫無愛意。對一切事情，祇運用着最低度的反抗精神。在體質上很可以的，可是在精神上，他害着一種通病：死之懼怕。自由之懼怕。在自由自在的時間，在休假期間，他又濫喝酒精，喝得昏昏醉死。在革命的期間，他表現了或種的力量；他佩着一條紅色飄帶，收藏了手頭的番薯及其他一切東西。祇是怕缺乏東西而挨餓。他自己以爲無產階級出身，非常得意。在革命中，他沒有積極的活動；他是懼怯。他喜歡打人，他又打兒童。他的生活氣韻(Lento)是銳氣挫喪的。限二十四小時殺掉。』

【多餘者，男姓，第15201號】

他精通八種語言，可是聽他說來，一樣都令人生厭。他愛好巧妙的小物件。萬分的自負。他之所以自負就是由於他的語言智識。需要別人十分尊重他。耽於閒談。像公牛一樣的冷待真正有生命的生活。懼怕叫化子。因爲懼怕關係，性情

就隨而溫順。喜殺蒼蠅和其他昆蟲，不多經歷賞心樂事。限二十四小時殺掉。」

「多零者，女性，第359號

她激怒時，責罵她的傭僕。暗中常把牛乳上面的乳皮撇出，又把糜粥 (Pouillon) 上面的肥水都掠去。讀駭人聽聞的每部一先令的小說本。接連好幾天癩躺在睡榻上。她的最大的夢就是需要有一件黃袖開口的羊毛衣。十二年來，她是受寵於一個多才的發明家。她沒有知道丈夫的職業，以爲他是機器匠。她終於拋棄了他，再嫁於一個皮商。沒有子息。往往無緣無故，反覆無常，而且歇斯底里似的。夜中醒來，又是要茶要點心。是個十足多餘的動物。限二十四小時殺掉。」

六 在工作中

一批專門家已經圍聚在亞克和高等法院委員的四周。這兒包括着醫生，心理

學家，評判家，和著作家。他們的工作幹得非常地迅速。有時候，在一個指定時間內，專家家幹得加快了速度，把一百多個人統統葬送到另一世界的路上去。而在灰色房那兒，也拋進了一百多個註着特殊性格的案卷，其間的文情之嚴正恰恰和著作家的堅定的鐵面相掩映。

從早到夜，這工作就在主要科內急忙地執行着。家庭委員來來去去。刑吏也來來去去。在寫字檯的旁邊，像一個寬大的編輯室一樣，一打一打的人們都坐着，用敏捷，堅定而無意識的手腕寫着。

亞克瞧着這一切，用他的細長的，有力的，凝神的眼睛，轉動着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軀幹慢慢地變為駝背了，同時他的壯大的，狂亂的，頑強的顛顛也慢慢地斑白起來了。

原來是在他和他的官吏之間，有什麼東西已經站起來了，在他的緊張而不休息的思想和刑吏的盲亂而無意識的手腕之間，確然有什麼東西已經建立了。

七 亞克的疑問

有一天，法院的委員走到主要科裏來，目的是傳送他們的案卷。

他們却抄不見亞克在他平日的座位上。他們到處搜索，還是沒有踪跡。他們差出了使者，打電話去查問，也是無結果。

可是隔了兩小時之後，他們偶然地在灰色小房子內找到了他。

亞克正坐在小房子內多餘者的死亡證的堆棧上面，在他的兩眼中間帶着一種思想的緊張的表現，甚至在他自己都覺得是不平常的。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們問亞克。

「你們要知道，我是正在思索呢。」亞克愈然地回答。

「可是爲什麼要在這小房子裏呢？」

「這是最適當的地方。我正在想起人類，而想到人類要有利益，最好是馬上

實行毀滅人類的一條法令。若是僅僅坐在毀滅人類的文件上面，難道能夠在人類的特別怪異的生活中學習到一點東西麼？」

幾個人淡然漠然地笑着。

「不准笑！」亞克一邊下着警告似的說，一邊又在揮着他手中的一些什麼人的特殊性格之案卷。『不准笑！我以為高等法院是達到一個轉機了。那些已經毀滅了的人們的案卷，經現在檢閱過來，却使我另找那走向進步的新途徑了。你們都很迅速地惡意地知道去證明這一個人或那一個人的多餘。甚至你們中間的最無才能的人，也可以堅決地用三言兩語來說明一下了。然而我却在這兒坐着，思索着，究竟你們的方法是公正的麼？』

亞克重又墮入思想中去了，隨後他悽然地歎息起來，悄然地說：

「幹些什麼才好呢？效果在那裏呢？如果檢閱一下活人的生活，那就有這樣的一個結論：人類的四分之三，應該要連根剷除的。但如果重查過去被毀的人，

倒有一個疑問來了：就是說，我們愛他們，憐惜他們，那不是會好一點麼？那正是在我認爲人類問題之盲路，同時是人類歷史之盲路。」

亞克又墮入一片憂傷的沈默之中，他發掘着山一般的死刑人的卷宗，不衛生地開始把他們在當道下面的苦痛的，短促的身世流覽了一遍。

法院的人員散退了。沒有人反對。第一，因爲就是去反對亞克，也是徒然的；第二，因爲沒有人敢反對他。然而他們都感到一個新的決心是成熟了，而且差不多誰都覺得不滿意。這兒是一樁已成習慣的事了，一切的事物都明白而且固定的，而現在看來，似乎已經要轉換成旁的東西了。但是究竟轉換成什麼呢？究竟偉力領域的此人的頭腦，籌劃出了旁的什麼呢？

八 轉機

亞克銷聲匿跡了。

他在陷入於思裏面的時候，往往銷聲匿跡，他們到處找他，終是找不到他。有人傳言，亞克是坐在市外哭泣。又有人說，亞克在他的園子裏以手足奔跑，而且嚼着泥土。

高等法院的活動停滯下來了。隨着亞克的失蹤，它的工作也因之而不再順利地進行了。市民們竟然在大門上置鐵柵，不讓法院的差人進屋子。在幾個區內，法院人員的關於生存資格的發問，多報之以一笑，甚且發生其他事故，多餘者竟或擒住法院人員，檢驗起他們的生存資格來，寫上一些笑人的關於特殊性格的卷宗，這和灰色小房子內保存着的完全不相上下。

混沌佔領着全市。凡是尚未肅清的，多餘的，無用的市民們，變得更加猖獗，竟至於出現到街上來，和他們的鄰人們開玩笑，投身於各項娛樂，甚而至於進行着結婚。

恭賀的聲音在街上互相交換：

「結束了！結束了！哈哈！」

「生存資格的檢查已經結束了！」

「老朋友，你難道不覺得生活已經愉快了麼？人類的廢物少了呢。喂，我們此刻可以舒一口氣了呢！」

「你不怕羞麼，老朋友？你真的以為那些失掉了生命的人就沒有生存的資格麼？哦，我知道幾個人，老實說，他們連一小時的生存資格都沒有的，而他們現在是活着；而且還要活下去呢！換過來說，究竟有幾個真下級的人已經滅亡了呢？如果你知道！」

「那是沒有什麼的罷，錯誤終究是難免的。告訴我，亞克究竟變成怎麼樣兒了呢？」

「我不知道。」

「亞克是坐在市外的一株樹上哭泣着。」

「亞克是四足奔跑，嚼泥土。」

「由他去哭罷。」

「由他去嚼罷。」

「老朋友，你喜歡得太早了！我說，太早了囉。亞克要在今天晚上回來，而法院也開始要恢復辦公了。」

「你怎麼知道？」

「我知道。此刻還是有成羣的贅物遺留着在呢。徹底地肅清一切，那是必要的徹底肅清！」

「你真是強勇的朋友。」

「那話！」

「老朋友！老朋友！你看！你看！」

「新的佈告貼出來了呢。」

「你看！」

「老朋友，好快樂！好運氣啊！」

「老朋友，來念！」

「來念！來念！」

「來念！」

九 新的佈告

人們沿街奔跑得喘不過氣了，帶着滿盛漿糊的桶子。一包包的玫瑰色的大佈告舒卷開來，爆發了一陣歡笑聲，便貼到屋子的牆頭上去了，它們的原文是精當，簡單，明瞭的：

告市民們

「自這一法令公佈之日起，本市全體市民即允其繼續的生活，生活，繁殖，滿佈地球。高等審判法院已經完成了他們的嚴厲職權，今後將改稱為高等優秀法院。你們大家都是優秀的市民份子，同時你們的生存資格，也是無可非議的。」

高等優秀法院將指派人員組織三個特別委員會，責成他們按日到各戶來訪問，致賀各戶的生存，並在特別「快樂案卷」上，將其觀察所得加以記述。這一委員會的各成員將有權向各市民詢問其生活式樣，市民得詳作答語。果能如此，極表歡迎。這種快樂案卷的記載，將永留在玫瑰色小房子內，以傳後世。」

一〇 復歸原樣

門窗洋臺全部地打開來了。喧鬧的人語，笑音，歌聲和樂調都從裏面響出來。肥碩的，不中用的女子彈奏披亞娜的琴聲也時有所聞。到晚上，人們脫下了

他們的衣服，偃臥在洋台上，伸直了他們的兩條腿，發出歡愉的低聲。街上的車輻漸有生氣了。青年男子帶着他們的女人走出街上來，坐入馬車和汽車。咖啡店和糖果店滿是食客，享受饅頭和冷飲。賣鏡的首飾店，忙於交易。男男女女把鏡子買了回去，樂於照臉。肖像畫家和攝影家是門庭若市而應接不暇。畫像和照片都配了鏡框，裝飾着壁間。舉一個例來說，他們竟招致了一次兇事，這在報紙上也已大事喧傳。這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有一個青年租賃了一個家具齊備的房間後，要求房東把他們的主人和主婦的掛像搬開。主人和主婦引為一場誣辱，當下就把青年殺了，並從五層樓窗口把他拋擲到街上去了。

自尊和自愛的種種感情發展得非常可驚。衝突和爭論成爲一種普通的現象。下述的這種談話也成爲常例了：

『這很顯明的，你之所以活着，祇是由於某種的錯誤：高等法院的工作太疏忽罷了。』

『不錯，真是疏忽之至，因此留下了你這種人，居然還讓你活着。』

一般地說來，這些口角就在日常生活的過程中不注意地發生着。人們改良了他們的食桌，烹飪一切種類的果醬。毛絨衣也成爲需要了，因爲各個人都重視於健康之道。

高等優秀法院的人員經常地訪謁各戶，詢問他們生活得怎麼樣。

許多人回答說，生活得很好，而且還竭力使對方的詢問者深信他們的話。

『你看哪。』他們一邊說話，一邊帶着自足的微笑，拍着他們的手掌。『我們正在醃幾條黃瓜哩，嘻嘻！而且還有幾根醃青魚哩。我們的廚房，謝天謝地的，比從前改良得多了……』

其他的人們怨說着怎樣的不方便，同時歎借着高等法院的工作收束得太短促了。

『昨天晚上，我坐在電車中的時候，又想到它！車座上沒有一個空位了……』

這是多麼不高興的事情啊！我的妻，和我，祇得直立在那兒。留下來的多餘者實在是在是太多了。他們隨處擠軋着你——真太糟糕了！碰到這種偶然的事情，一種同情心總是拋不開的！

其他的人們也爲着各種不同的理由而紛擾着。

『你想罷！無論是禮拜三或是禮拜四，誰都不來恭賀我的生存了。我說，真太無恥了！你意下怎麼樣呢？那麼，我可是必要到你那兒來給我恭賀麼，不是麼？』

一一 故事的終局

在亞克的辦事室中，和從前一樣，工作還是急忙地繼續着。人們坐在那兒寫東西。玫瑰色的小房子塞滿着歡愉的卷宗和調查錄，很謹慎而且詳盡地標明着生辰，婚姻，旅途，午饅，晚餐，戀愛故事，實際上還有一切遭遇的式樣，而且在

幾件案卷裏面，簡直是具着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性質和形式。市民們要求着高等優秀法院的人員把他們編書出版，使他們有許多的資料可讀。

亞克靜默着。

他只是有一點點地駝背下去，一點點地斑白起來。

偶而他走進了玫瑰色的小房子，久留不去地坐在那兒，正像他在灰色小房子的舊日的行動一樣。

有一次，他從玫瑰色的小房子內跳了出來，狂喊着：

「還是不得不殺他們！殺他們！殺他們！」

可是，一看到他的僕人在紙上急忙地描寫着活人，帶着他們從前描寫過那樣的熱誠，亞克便揮動着他的手，直從辦事室中奔出，隨後失蹤了。

他永遠地失蹤了。

關於亞克的失蹤的傳說固然不少，就是形形色式的謠言也時有風聞，可是亞

克一悉此不再出現了。

同時，人們，這中間有許多是在本市，最初有亞克企圖殺死他們，其後又大發慈悲，終於還是想殺，這中間有許多善良的民衆，一點都不是什麼廢物，便繼續生存到今日之下，彷彿從來不曾出現過亞克那個人一樣。也就彷彿從來不曾提出過什麼生存資格問題一樣。

煤
山

夕暮。市鎮正呈現着彷彿一個老人昏睡着吸煙一樣的景象，紫色的影子緊映着十月時份的栗樹和榆樹。西邊慢吞吞地在易逝的光輝裏消失了。

沿着加汀街，奧克街，維士特街，華明的房屋中閃爍着垂直的，長方形的，黃色的燈光。燈光蜷伏在桃花心木的鋼琴上，遊移在燈台間，屈曲的磁櫃中的盆碟上面。一陣晚餐的香味來了。市鎮中一般文明的家庭都圍聚着在進晚餐，在刀叉的互碰中，在杯盤的授受中，油頭滑腦地覆述着白天中的平凡的事情。

寒冷的夕暮也把一片黑影投在陋巷里。火油燈安放在油布桌上，燈罩中有

絲直噴射到天花板上。爐灶燃得正紅，在爐灶的後面，粗大的釘子上面掛着預備烘乾的礦坑中用的許多衣服。衣服上發射出一股觸鼻的，酸臭的氣息。那些衣服搖搖擺擺地掛在那裏，使屋子裏充塞着可怖的幻影。那些衣服是每天要穿了去工作的。抹着污泥的靴子鐵錘拍拍地踏在濘咕咕的坑泥裏。靴子裏的腳踐踏在污泥密佈的枕木上，直下坑道那邊去。

一個粗臉的婦人切着麵包，抹上了豬油，又夾了一片鹹肉。她把這麵包嵌在圓鐵罐裏，砰的一聲蓋上了蓋子。

「好了，預備好了。」她的歌聲正交織着噴射着水氣沸騰的咖啡壺。老練的手指把蓋子打開了，壺裏便放射出一股遮陽傘那麼大的水氣。她撮了些咖啡放進了沸水裏面。於是她想到了爐灶後面的污濁的衣服。衣上的溼氣已經烘乾了。到了明天朝上礦廠響起汽笛的時候，彼得就要穿了那件衣服去做工去了。

彼得是睡在樓頭的床上的。或許可以說他是正在思索着吧。他每天工作回來

之後，總是那麼思索着的。最初他總是訴苦，他慘然地說：生活已經不再是青年時代的生活了。坑穴正是通到地獄去的側門，這工作是越做越艱苦了，越做越低賤了。

熱水已經注在了浴桶裏，充分的冷氣也放好了。彼得裸着胸，跪伏在浴桶旁邊，將那被汗水溼透了的內衣脫到了他那多毛的肚臍以下，他擦着他的煤污的手，用黃肥皂磨擦胸部，再叫瑪麗來替他擦背。他這時在桶內站起身來，再用肥皂擦全身，然後將耳朵，鼻子，和嘴唇上下兩邊的髒污挖掉。

罐頭正在爐灶上面奏着低微的和歌。從這罐裏，瑪麗完成了一天的家事——晚餐。白菜湯之後，接着是肉絲和大排骨。從這大排骨裏，彼得使勁地吮吸着骨髓，用了大力在把骨頭向桌旁敲着，好使裏面的骨髓都鬆動出來。

飯後的食品，只是一筒貴痕牌的烟草，外面只見房屋把自己的黑影映在街頭，電桿也把黑色的橫條投影在街面上。

彼得打着呵欠，拿烟筒敲着爐灶的門，說：『我要去小睡一會了，瑪麗每根骨頭都在使我的肚裏作痛。兩個鐘頭以後叫醒我好了，好疲乏喲！』

這正是日常的故事。

二

一到星期六，就引起了大街的熱鬧。梭打室，衣鋪子，金器店，以及專售一毛或五分錢商品的百貨商店，都閃耀着五光十色，照映着無止境的人潮洶湧的人行道。星期六那一天也使人們歡快。燃着的雪茄烟，散發着古巴特有的一種香氣。什麼人都舒閑地在街頭來來往往，手挽着妻子，也許挽着的是一個無拘無束的工女。

A商店和P商店都擠得不得了。滴着脂油的鯖魚都已打好包子，以備人家領去佐星期日早餐之用。籃子內放滿了雜貨。專賣五分或一毛錢貨品的商店的收款

機，儘自響動着，旋轉着。流汗的女店員，在櫃台後面跑來跑去地迅速地服務着，和氣的顧客們流注進來。

這條大街，是紅綠的交通燈之間嗚嗚地響着喇叭的汽車的咽喉。個子高大的警察把整腳雪茄烟啣在嘴裏，後來又把蒂頭向着陰溝那兒吐掉。

休息的期望，能把新的生命注入了血液。疼痛的骨頭，正企圖要把它們的疼痛忘掉。倦怠的頭腦受震於街燈的情調，着迷於大量的牧人和騎士們穿過蹣跚的輝煌的路程去管識堇花似的明星臉孔的電影院。身材魁梧的經理先生坐在賬桌後面，睥視着窗外的世界，向銅痰盂內吐了巨量的唾沫。他們正溫着利潤的新夢。『成功』——那是每個人都是需要——或應該——達到的企鵝喙！

陋巷中是市上的貧民，樓房下是狂嗜着大蒜和意大利酒的意大利人，地窟裏，是被蒸熬在共同的愁悶中的立陶宛人和波蘭人，但在星期六那一天，這里倒也怡然自得。手風琴的樂聲從人家的屋子裏傾瀉出來。披着羊絨圍巾的婦人們，

爲着男人，從酒店裏偷走了啤酒瓶。

「爲什麼不出門，彼得？你悶在家裏已有一星期了。這是星期六晚上啦。你的朋友在任何地方都不會見到你，他們將對你的一切都忘懷了。」

「誰是我的朋友，瑪麗？大家都帶着同伴喝酒。後來大多數人都留在那裏。在這城市中，沒有一人可以稱爲我的眞朋友。實在的，告訴你，我對於礦穴生活，以至對於那裏每一個人，都感到厭惡。良辰在礦穴中消磨，我感到十分的悲痛。」

「別這樣講，彼得。我們非住在此地不可呵。試問，我們還可以往哪裏去？」

彼得不出聲。他的冷烟管放在鉛質的烟灰盤裏。

「你的話說得很對，瑪麗——我，各方面看來，都表顯着老傻子的氣象！今晚裝扮一下出門去。我從上次碰見了我的青年同伴後，已經隔了很久了。這是星期六晚上，無論如何，我要出門去一下了。」

儘管禁烟是禁烟，喝酒的還是喝酒，在家鄉人們可以儘量地喝——或者還可以隨意增加！

中西街上的奇吉咖啡館，是一般人時常聚飲的地方。似乎牠可以誇示生意獨好。旁邊的房間坐滿了旅行販賣商，私販酒商和那塗抹脂粉的妓女。他們都儘量地在那裏「尋開心」。

煤礦的經理和伙伕工頭在煤街的巴司基店中喝酒。承辦煤礦材料的商人來到那裏請工頭吃飯，喝酒。他們不會責怪商人的浪費。他們喜歡如此浪費。我們該知道這是經商的秘訣！應酬的費用等於買賣的投資。如果你博得伙伕工頭的歡心，他們的歡心就是各種材料價值增高的代價。

工人們常在鑛山的坑道中生活。在那裏，他們開掘鑛石，而得到的酬報只領

到些煤。他們那會知道巴司基店。可憐的工人！從美國的一個工人變成知識份子要多久年代呀！

彼得獨自走在大街上。雖然對於路上的每一條裂痕，或每一根電桿，或每一幢房子，他都很熟悉，但在這寒光中，他卻感到了驚異。大眾的喧鬧聲，汽車的喇叭聲，電車的叮鐺聲，並不會將他無生氣的夢溫暖些。他望着大街南面的盡頭，那裏接連着鐵路，恰對着本西爾凡尼亞車站，燈光正在閃爍。那班八點鐘從波茨維爾來的一列車快將開到。波茨維爾那裏有個法院和一所監獄。這班車時常將很多住在城市的官吏和法官帶回市區中的家裏來。

彼得走在街上只感到異常的孤獨。他的骨節作痛着。時髦的律師和醫生，雖與他走在同一的路上，但，似乎是走在另一個跟他的不同的世界。在他們肥胖的面部上表示自滿的神氣。彼得看到他們的高興，覺着自身對於外界更孤立了。他

只覺着自身是屬於特萊堡煤礦的。他在礦中的號碼是一六六五。這號碼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上。他將永遠是這一個號碼，即使在星期六晚上擁擠人羣中。無論他到哪裏，煤礦像是永遠跟隨着。礦坑的巨大黑影常浮映在他的心頭。

廣大的球場照耀得很明亮。一般城市中戴着禮帽的，時代化的青年很安閒地坐在擦皮鞋的椅子上。那些僅僅獲得一些小眼的侍者很勤奮地擦亮他們的皮鞋。空氣中震盪着計算棒球分數和評論拳術優劣的種種嘈雜聲。同時，骰子聲從後面一間房中發出來，平滑的球聲也從門縫中偷偷地滑流出來。

彼得看看盒中的雪茄。選擇了一枝他所喜歡的雪茄，咬去了烟蒂，在火酒燈上燃着。一股濃厚的香氣徐徐地直送到他的肺中，再徐徐地升上來，很適意地，從鼻腔中圍繞出來，他的嘴巴感到一層快意的香味。一枝雪茄減除了他的寂寞。他的精神似乎鬆動些了，他自己漸漸地感到自己是一個「人」了。

四

大街上的燈光，銀河一樣地流漾在市的中心。星期六那一天，那班在黑暗的地層中工作了六天的工人，都感覺很快樂。家家商店都存着無限的希望。『帶我回去罷，』一襲掛在木偶上的衣服似乎那麼說。而其收場的話即是：『賣價三十六元七角五分，並可分期付款。』

在這商業不景氣時，一般商店熱望着工人們將做工得來的現金送給他們。雖然小巷比那大街是黑暗些，可是煩惱的事是少些，因為小巷是認識貧窮的，而且能了解貧窮的。這靜默的黑暗被那鬼一般陰森的路燈的幽光所照映着。彼得轉了灣，到了契萊街，走過那本是荒地而臨時建築的禁酒會，和那尊嚴的愛爾蘭禮拜堂，這裏常使他記起燻火雞和牙簽。再走過去，這條街漸漸地不平了，而且貧窮化了。房屋的牆上的粉刷已大塊的脫落了。門口的鈴鐸在寒風中丁丁地作響，和

那地層下的開礦聲互相呼應着。

在那街的盡頭，突然矗立着好像古代龐大的獸類的遺骨似的一根圓石柱的地方，就是末了一所房屋，那所右傾的房屋顯示着一種可怕的景象。彈得很重的鋼琴聲從門縫中放出來。長方的窗門上釘着一塊破爛的鐵照牌：『巴特爾住宅』。

彼得推開了門，走進去。酒館中充滿了喧譁聲。食客排成了一直線坐着，在喝酒，吸煙，高聲地交談，雄辯。約翰·呂韋斯——煤礦工人的領袖——的是非，做了這一班坐在屋角煤層上的工人們談話的資料。一個滿額青筋的老年人，正在重提一九〇二年罷工的英勇的故事。有些人訴着苦，爲了他們低微的工資。老年礦工惶恐着，爲的是他們的工作漸漸地減少了在一星期六天中沉默而流汗的苦惱，到現在可以大發洩一下了。但，彼得如同在家中一般地沉默，找着一個座位坐下。約翰·戈特皮爾——就是巴脫爾——給他滿杯的啤酒喝。

約翰·戈特皮爾——在煤礦工人中是很聞名的——不僅是他的酒量好——他常

說，除非他招待工友好酒，不然他不能喝到什麼，但是他個人道主義者。他信任那班工友，賒酒給他們，借錢給他們。從前他曾做過礦工，但現在他在銀行中積有儲蓄，可以由他外表的闊綽上表示出來。他的發光的頭，正像一個滑球。他有一輛汽車。他的一個兒子在大學求學，希望將來做律師。還有一個希望將來做牧師。約翰·戈特皮爾的生活漸漸的高貴，在美國的成功者中，他也能佔着一個地位了。

彼得的手指拿起那杯酒，就覺得酒的香味，在他的四圍，許多人正在熱烈地爭辯。「約翰·呂韋思是個壞東西！看他最後所訂的契約，不是出賣我們嗎？你們想，一個工頭怎麼每月有千元的薪工？我想不久將有意外發生吧？」

「對呀！」彼得對面坐着的人說：「可憐的麥克洛斯基今天在礦坑中被落下的石塊壓死了。他的妻和三個子女真可憐！他是個好人！誰能預料他會有這樣的遭遇？幾天前，我還和他在一處喝酒的哩！」

「任何人永不能預卜今日或明日將有什麼事發生的！」

「彼得，老朋友，你怎麼？事業怎樣？」另一方面座位的烟霧中發出聲來。

彼得看了看，他就他莫蘭——愛特·莫蘭，是他多年的老朋友，在少年時，他們一起，跑到各地礦廠去找工作。但現在莫蘭是瘦而憔悴了，他的鬚髮間顯現着灰色，而他的紅紅的面龐也被那粗硬的鬚鬚包圍着了。

「你好嗎，彼得？」莫蘭拍着他的肩膀，問道：「我知道你，私生子，當你幼小做火夫，鼻孔中流滿了鼻涕，來回地奔跑時，我就認識你。」

「是的。」彼得很淒涼地回答着。「但，我倆的遭遇都不會改好，莫蘭。現在的世界比那少年時代是不同的。人過了五十歲後，在社會上似乎就沒有他的立足地！是的，老年人都該殺死！礦坑中不再需要他，而養老院也不肯招待他了！」

「啊，放下你的烟管吧，老朋友！」莫蘭說：「同我喝一杯吧，訴苦是沒有

什麼益處的！喝！一直喝到酣醉！」

「你似乎很樂觀的，莫蘭。但我不能這樣！」

「喝酒吧！我懂得憂愁是無濟於事的！生命是受着命運的支配；生活就是這樣的，所以我也甘心忍受一切！我只是老飯桶，彼得！我老是這樣！再喝一杯吧。」他舉起杯子向彼得說。

「人過了五十歲後，能作什麼？我的職業就是天天準備殘殺我的生命！我告訴你！這是很顯明的，我的工作每天都殘酷地要殺死我！我不知還能活多少日子。當我的背彎曲到不能工作時，我不知將怎樣才好？」彼得說。

「我們的命運都一樣地不幸，彼得！如果一個人在少年時想到它，那就好得多，人總以為可以舒服一世的。以前我還有做比較高貴的事業的機會，我竟把牠們放棄了。然而，現在再想重新開始，可是太遲了！」

「但，此後，你的家庭會給你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幫助？現在的小孩都不如從前了。你記得吧？當你我小時，將每天工錢全數都交給我們的母親。有時母親由我們的儲藏工錢的錢袋中拿出五分錢給我，我們竟不知如何用法。我會將母親給我的零錢存在銀行，一共存了五元，但現在的孩子不同了。他們要用他們的工錢的一部分。在沒有回家前，他們已經將工錢的一部分化掉了。當他們離父母襁褓不久，就想結婚，就想離開他們的家庭——拋棄老邁的雙親，由老人家自己去工作，去謀生。世界不是和以前一樣了！」

「我們現在都已衰老了，莫蘭，我們真像一對疲乏的驢子，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都將無用了，只能作肥料了！」彼得看着那酒杯中的泡沫這麼說。

「有錢便可以享受，否則便該吃苦。以前我不懂這些，現在可是明白了。我從前雖是很健康，像牡牛般的強壯——但怎能持久呢？那不過是個幻夢，一切都不過是幻夢吧了！……再喝一杯，我們醉了，什麼事都不必再打算了！」

一架自動的鋼琴，被投進了五分錢後，就奏着很急速的音調，使那烟霧瀾漫的屋子充滿了興奮的爵士音樂。大家用手臂挽着他的朋友，在地板上旋轉着，像笨重的熊，一對一對地舞蹈起來，口中的雪茄在搖蕩着。

等待那節拍停下來時，他們便隨着唱那平日唱慣的俗曲：

希林斯基喝醉了，

想把瓊尼本哥打倒，

終於一交跌在地板上，

背骨痛得噁啾啾——

唉！我們辛苦了兩禮拜，才把工錢拿到，

然而啾，在明天，工作可就沒有了！……

五

在星期一早晨，好似重載磚塊的車輛相互衝撞時發出的破碎的聲音，充滿了全城。星期一，礦坑中的爆炸聲在山谷中回響着。星期一，驚醒了安眠在牀上的礦工，催促他們穿了膠皮鞋，向着礦坑中邁進着。

喝酒，吸煙，唱歌，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奮鬥和希望，賺錢和化錢，在貧窮化的草屋中不斷地掙扎着。付房租，生小孩，工人在礦坑中壓死或受傷，老年礦工在家庭中打算怎樣做工來謀生活——這一切，都在星期一的早晨獲得了決定的意義。那可怕的礦廠的汽笛聲催促着無數的礦工投進礦坑去。礦工掘着煤，用盡力氣地掘。經理却希望獲得利潤——更多的利潤。

隨心所欲地幹一下吧。唱吧。喝吧。詛咒吧。苦笑吧，淒涼地，甜夢吧，妻室的微弱的慰安，易逝的青春，兒女的哭叫——這一切都被這煤鑛鑄成了一種無情而可悲的結局。

慘淡的星期一那天，工人們不許交談了，他們嘴好似封閉了，一般的不能講

話。在報章上滿載着不景氣的新聞，市場縮小了，可是經理和工頭們還是發狂似地要煤。那不祥的新標題寫着：『不需要了。』這已經使全部的煤業蕭條。而這種可怖的現象不斷地蔓延着。裁減職工的時期已經已經到了；工人們因職業的不穩而懼怕，不知哪一天是他們工作的末日。

但，迫切地採煤的工作，仍是邁進着。可惡的工頭發狂般的催促着工人在流汗中掘煤，而且要掘更多噸的煤。

十個可憐的工人，登着電梯。他們便覺得那寒風由下面的黑暗中送來，戰抖的火簇從油燈中伸出。他們靜聽着流水的聲音。碾煤機的尖頂上，顯現着一線蔚藍的天色。濃霜遮蓋了軌道，炸藥房上不平坦的鐵板，油房和票房（工人們入礦工作時查對號碼的地方），沿着碾煤機的斜頂上的霜，一線藍色反映着。緊張的靜默，在開工以前瀰漫了全部。

彼得站在塗滿了泥漿的電梯上，在戰抖的燈光下，看着同伴們瘦削而萎頓的

臉。鈴響了，電梯急速地降下，一種尖銳的聲音滾進耳鼓，同時頭腦也感到緊張了。鐵鏈聲，電梯和旁邊木條的磨擦聲，一陣陣地送入耳鼓。降下，降下，直降到那黑暗的危險的濕地，同時是埋藏着不可計數的寶物的地方。

重載着煤塊的車輛在下面等候着。礦工們急急地衝過那激流所做成的幕帳，衝進了有臭味的坑道。冷酷的風由坑道的上面吹來。彼得隨着一線燈光，循了那條長而直的坑道前進着。一隻拖着車的老驢站在前面，旁邊站着一個臉上塗滿了污泥的同伴，他正在嚼麵包。

彼得再從那裏走到另一條斜路時，一定要抓緊着木樁。石塊在下面響着咕唧聲。暗淡的石塊，被燈光將祕密洩露了而引起它的盛怒似的常常地刺傷了工人的手。粗的木樁也常常地鈎住工人的衣服。無可形容的危險，在黑暗中步步地緊逼着。黑暗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有它自己的惡夢，悲哀，歡笑，計劃，可怕的惡意和刻毒的感情；它會甘言騙人，譏笑人，撫愛人，毒害人，毀滅人，它永遠地沉

默着祇有當零星石塊滾入坑道中，或是炸藥爆發時，才發出衝擊聲。

彼得走到了礦底的坑道中。笨重的煤車阻塞了通路。水從坑道旁滲出。小溝中的流水唱着無休止的歌曲。足跡所到的泥土上，很巧妙地形成了一個一個的水潭。煤油燈的火焰的光輝，侵入靜默的境域，似乎等待着礦工們消磨他們的日常生活。真的，礦工們都是理解這「自然」之胎胞中的處女過程的。

彼得在兩輛煤車中間擠過去了，在木堆上慢慢地走着，走到了藏着工具の木箱的旁邊，那裏臨時放着的幾塊木板，可以當作椅子坐，上面遮蓋着鐵片的天幕。雨點一滴一滴地降着，這中間就存在着全然的沉默；燈光投射在暗影憧憧的黑礦裏。

放下了罐頭和水菓，彼得坐在那天幕下的木板上的休息一下，等待他的同伴。燈光在那裏移動着。再看一看那只掛在馬甲上的大銀表，他開始咀嚼他的麵包。

不久，貝杜斯基和溫狄希都來了。他們坐下休息一下，吃他們的麵包。

三個人同坐了片刻，都靜默地反省着，瞧着靜穆而閃耀的燈火。

貝杜斯基站起來了，他是個身材矮，肩膀寬，鼻下多鬚的波蘭人，打開了他的放工具的木箱，拿出鏟，錘，鑽等。又在空中揮動了幾分鐘，試試它柄的長短，稱手不稱手，然後解開了他的內衣。溫狄希是個青春消失而將進入悲哀暮境的老礦工。赤紅而呆板的面孔，粗糙而緊張的肌肉，每當他拿起斧子時，他的星期六晚上的沉默便一變而為星期一的暴躁。彼得感到他的骨節都被無情的苦工刺痛着，他的身心受盡了巨大的創傷。

『我們去吧。』溫狄希說，就要開始工作了。

『今天並沒有想做工的意思。』彼得喊着。

『你們等候什麼？』一種聲音，好像從大腹便便的富人似的口中發出。『你們不知道，現在已上工一點鐘了。』他的厚而紅的手從衣袋中拿出金錶來看了說

着。

這人是柯訥先生——煤礦中的監工。

「現在是工作時間，你們只管坐在此地閒談，消磨公司的工作時間。在半點鐘前，你們就應該工作了。你們以為這礦是爲了你們的健康而開設的嗎？」

「哦，哦，柯訥先生……」溫狄希訥的說着，手中緊握着鏟柄。「我們現在開始工作了。」

「如果再這樣，便要開除了。」監工憤憤地說。「公司的薪工單上，不容列着這種懶惰蟲的名字。聰明些吧，別再多說話，快做工，不然就拿了飯罐回老家去。你們要明白，現在有很多的好人不能謀到職業呢！」

「在早晨不應該休息一下？」溫狄希喊着。

「家中才是吃東西的地方。來這裏是爲了做工，不是爲了吃東西來的。你們常常地攻擊公司，然而你們不想公司在目前是怎樣困難。我們總要碰到全部礦

50
業停歇的一天，假使這樣的局面持久下去。」

『往年並不是這樣的……』彼得說。

『彼時是彼時，此時是此時，你們的發狂似的工會破壞了礦業不少！聰明些吧！我將留着你們，或者要開除你們。』說完了，那肥胖的人執着保險燈走開了。

『當他未做監工之前，不是這樣利害的。』溫狄希說。

『是的，當他先前在坑道中驅使騾車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彼得說。『或者他已不記得當時的一切了。工會的所謂『合作』與『效率』——我猜想就是那麼一回事……』

貝杜斯基，因家庭負擔——一妻五孩——的重大，已經趕快地進坑去工作了。

『我們掘吧。』彼得說。他們只得順從那命運的支配，顧不到骨頭和肌肉的

抗議，低着頭一齊工作了。

六

從加汀和奧克兩條街的陽臺前面，可以望見那班流汗，而生活受着礦廠的汽笛所支配的工人，每晨的汽笛聲驅使他們跑進神祕的煤礦，直到晚上再逃出來的工人——他們塗滿了污泥的面孔，穿了臭的衣服，在在暗示着他們在煤礦中生活的可怕：那裏不是一般文明人所能久留的地方

礦工是想不到城市的人們的愉快的。當礦廠的汽笛響了，很容易地表顯出社會上人們的生活的不一樣：一班人在早晨六點鐘，汽笛雖然響了，可是不能指揮他們的行動，仍然可以安睡；另一班人，在這時就必須服從汽笛的命令，跑到那可怕的煤坑中去，爲了煤和麵包而奮鬥。

這個城市是安全地擁抱在高原山谷中，不受外界的侵擾。離開此地很遠的許

多城市，如紐約，斐萊德爾斐亞，波斯頓，常有爲了經濟而發生的鬭爭，但是在這山谷擁抱中的小城是很平靜的，只見烟窗中的烟霧，在秋之日暮中嫵嫵地繚繞在空中。

這城好像個笑盈盈的夢游病者似的一年一年地過去，有無量數的煤車輸送到市場去和其他的燃料競爭着。爲了最近的罷工，卻使這軟煤和煤油的銷路超過了那一向銷路普遍的無煙硬煤了。牠在過去的時光，在市場上佔着優越的地位，現在却不能再維持了。那登在報紙上的大廣告迷惑了一般人購買燃料的目光。此時的硬煤，似乎被火爐表顯着一種冷淡而譏笑的神氣。軟煤呢，以前的銷路不能和硬煤並駕齊驅的，現在，在那平日只藏高貴的硬煤的地室中也大大的需要起來了。

在礦工工會中同意了『合作與效率』的一個口號。對於硬煤罷工的工人應該表示同情的。同一的工會中，工會的領袖分化了硬煤工人和軟煤工人之間的共同

利益，劃了一條鴻溝。當硬煤工人罷工時，軟煤工人就應該加倍地工作着，以供應社會上燃料的需要。同樣的，當軟煤工人要求改良待遇而罷工時，硬煤工人覺得不關痛癢似的，除了捐助些微金錢之外，還是照舊地工作，而且很快樂地努力工作着，來應付燃料的急切需要。工會很巧妙地利用了這雙方面彼此的不關痛癢，各管各的祕訣，這種現象不斷地繼續着。

但現在新英倫，紐約和其他銷售硬煤的中心市場爆發了燃料競爭之後，立刻就發生了影響。硬煤的礦廠每星期只有三天或四天的工作了。洗煤所及露天煤坑都被停工了，機器也都不動了。很多的工人都感覺到現在的情況還不如幹拾煤，劈木柴或運煤的工作好。

同時，經理和工頭愈益地苛刻而傲慢了。每天在波茨維爾的總公司中奪下新的命令，如裁員，減料，實行工作而不給工錢的「死工」，連久已廢除了的舊規則，現在都逐一地實行了。在鐵中吸烟，領工錢後的次日請了假，或是向工頭答

辯，都犯了開除的嚴規了。

『煤賤』的呼聲普遍了各地。『我們現在必須爲煤油 and 軟煤競爭。』煤鑛職員這樣地說。『礦工一定要和我們合作，克服這競爭，恢復我們已失的市場。那是我們共同的關爭——讓我們實行那訂明在契約中『合作與效率』的方針——每一個人盡他的一部分力量來挽救這煤中老王——硬煤……』

許多銷煤的城市中正在舉行會議：在那裏出席的各地礦經理和工會代表，都贊成減少礦廠的開支。他們帶着高領，繫着寬大的領結，穿着禮服，表示他們在旅館中生活的舒適；他們說很流利的話，預言那消逝了長久的和平必會恢復到硬煤身上。礦廠的經理們主張：『我們一定不可再罷工，我們一定要堅守我們的市場，工人和公司職員一定要一致地注意共同利益。』

聽了這些話後，那班工會代表，貧苦出身而現在還不脫他們那種微賤神氣的代表，很肯定而好滑地回答礦工們說：『全部的事業還似乎很不穩呢。』

新鮮的微風吹動了大街的路燈。黑色天幕中點點的星光閃爍着，好似機器飛輪上所發出的火花一樣。這是冬天的暗示，使那班顫抖的路人，跑得格外生動些。

彼得披了一件襤褸的雨衣，微微地抖着。他走上立陶宛教堂前面的花崗石的石階，對着一扇重門叩了幾下。從那門裏發出雜亂的辯論聲。

門的中心有個小孔，小孔的門開了，現出一只眼睛；一忽兒，換了一只耳朵，在黑暗中看來，好像一瓣樹葉。

神經緊張的彼得接近那只耳朵說了一個口號：「幹。」

門開了，他來到一座高大的會堂中。在那裏黃色的燈泡正放出暗淡的光輝，如濃密的烟霧似的向着天花板升騰，或迴繞在支持這大廈的棕色的柱子的四周。

彼得只看見一排一排的模糊的背影，高低不齊的頭顱，講台的後面掛着那褪
色而簽名模糊的約翰·密契爾的照片；講演的人好似在戰場臨陣一般的緊張，發
出富于煽動性而抑揚的聲調。

他用氣憤而輕視的口吻講道：「他們希望我們作無酬報的死工，而我們却需
要特殊利益，這樣的待遇，只有引起我們的反抗。我們怎能像那班弱者任他們的
玩弄，任他們的蹂躪？我們不能被他們所利用。我們要表示我們的立場，不然，
只能恢復到以前那樣的虐待。」

「昨天開符洛克來見我，他說：「他被開除了，爲了他拒絕搬運一塊鐵板，
沒有代價的搬運。」聽了他的話，我就一直跑到工頭李萊那裏去，我就對他說：
「你知道，你們以爲我們會爲了苛刻的章程而低頭的，這種念頭是完全錯誤了。
你們從那裏去獲得這種只工作而不給酬報的便宜事？那是契約上所沒有的呀。」
「這笨漢看看我，將他那對像猴子般的眼珠翻了一翻說道：「那是經理的命

命。這樣做，我們有什麼好處？」

「好」，我說，恨不得打他一下耳光。「即使你們的話都對的，但，我們也要講幾句話。如果我們罷工，你作什麼感想？」

「他瞧着我說：『不是工會對於那『合作和效率』的一條已簽了字嗎？你們就要負責和廠方合作呀。硬煤的銷路已受到罷工很大的打擊了。如果你們願意工作，你們該比以前更努力，不然，我們大家只好挨餓。』」

「啊」，我對他說：「合作，固然是好聽的名詞，但廠方對於工友曾有過什麼合作？如果我們要求廠方合作，改善勞動條件，他就寧願讓我們餓死的。」

「我們工作，我們就該要工錢。」

「你們別破壞廠方和工會所簽訂的契約。」李萊說。

「再說罷。」我說，恨不得捏住他的頭頸致他死命。「我們想一想。或者那

不給工錢的工作會使廠方富足……所以，我說，弟兄們我們來討論這問題罷。」

貝克坐在主席的位上，燃點他的烟草。

一個彎着腰喘息不停的工友，在黑暗中站起來了，粗笨的手指在烟管上摸着。「兄弟們」，一種深沉的聲調說着。「那最後的契約是絕對不利於我們的。在紙面上，似乎很好看，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上星期派在西面山坡上工作的三工友被裁了，那留着的兩個人一定要擔負那全部的工作，每天如有一人開除了，其他的人就得更加重他本分以外的的工作。」

「再說那種『死工』罷。握了煤而不給工錢還不算，運木料的工錢又跌了，工頭的神氣反而一天一天的傲慢起來了。在我看來，那契約只是出賣我們。他們是這樣的欺騙我們，但我們不能就此罷休。我們必須反抗，爲了我們的權利，必須向他們抗議。在必要時，我們還得要罷工！」他高喊着。

在討論的中途，後面的門忽然開了。斯特蘭波進來了。他是區工會的執行委員。是身材高大，上脣留着稀少的鬍鬚的匈牙利人，光滑的頭髮向後梳着，全副

神氣表現着驕橫。他那高等的外套之內，灰藍色的綢領結點綴着一顆不很貴重的珠子，十足地表示他是個有威權的人。他青年時代的這種英武氣使他謀得了這優越的職位，而他那種政治手腕，使他能維持現在的這個職位直到二十年之久。平日尤故意喜歡一班少年的激烈爭鬪。他最得意的是遇到礦廠工人的爭執事件，常能採用激烈的手段來解決。他的日常生活已達到了美國標準了。家住加汀街，這條街上住着的大都是些闊人，如醫生或律師。他的妻常在有名的賭場中進出，他的兒子在天主教辦的大學中讀醫科。

爲了他家庭這樣闊綽，他的擔負便一天一天地加重；所以，他拚命地鑽着工會的執行委員的職位，這在他是覺得很重要的。

斯特蘭波急速地登了講臺，靠着椅背，兩手很忙地裝烟，點着火，用力地吸着，再放下烟斗，把上身向前傾着。對熟識的人們低低地點頭，將耳朵側着聽那正在演講的人——一個高大的少年，眼珠正如小型的火炬。

『如果現狀是這樣的繼續下去，』他說，『我們的工作還不如一點鼻烟的價值。工頭每天發命令來壓迫我們，而這種命令只是摧促着我們的反抗。我們不能承認這種不合理的命令。我們自己知道怎樣做工。工頭只會亂說話，自己又不會做什麼。我們現在是要反抗！』

一個一個繼續地跑上講臺。他們的臉都漲滿着青筋，煤污的手發展得特別的厚而黃，似乎帶上一副天然的手套。坑道，坑穴，枕木，騾子，馬達，鐵片，噸，種種名詞在說話的混雜聲中吐出來。堅決而含着悲痛的話如子彈般射到充滿着烟霧的空氣中。

『主席，諸位弟兄，』另一種聲音從烟霧中送出來。

『這位是譚梅同志，』主席向聽衆介紹這位講員。

『這時是我們應該議決幾件提案的時候了。』講員這樣地說。他是個勇敢的人，是個表情熱烈而富於思想的人，『無論我們是不是人類，無論我們能否容忍

廠方來蹂躪我們，我們都必須有些表示。我們必須聯合各礦取一致行動，這張契約是贊成我們受壓迫的契約，我們的工會領袖呂韋斯已簽字了。他每月便可安心得到一千元的酬勞了。他們的生活是多麼舒服啊！別的領袖也是一樣。但，我們是這樣的吃苦！我們必須設法勇敢地來應付。這是反抗的時候了，同伴們！我說，我們應當組織罷工，直到減少我們的苦痛為止。」

『罷工！』熱烈的聲浪湧出來。『罷工！……』

主席站起，他用小槌敲敲桌子。

『維持秩序，斯特蘭波有話要講，』他喊着。

這位工會執行委員將烟管放在桌子上，他那對眼珠斜視着大眾，等着講臺下的嘈雜聲停止。

『弟兄們，』他用高聲叫着。『你們要「罷工」，但，那是共產黨的手段。

我們都不是共產黨，俄國才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你們這種行動，使我們執行委員

感到多麼的困難。你們罷工是很容易的，但結果又要我們來調解了。」

「契約上不是明白地訂着我們必須與鑛廠合作嗎？要使全礦可以發展，硬煤業在市場上恢復舊日的地位，我們對於契約上的一切條文應當履行。」

「我願意忠告你們：我們執行委員會決不能幫助那種違反契約的行動。或者你們願繼續罷工，但，在我們的力量範圍以內，是不會幫助你們的。這樣不合法的行動是不能得到經濟上的援助的。如果你們要罷工，那麼有其他的不幸將降臨在你們面前。你們有工作做，有飯吃，不會餓死，就該滿足了啊！」

「我還要對那最後的一個講員說：我認識你，你是個赤化的暴動份子，全國煤礦工會特派員，專來擾亂我們美國的煤礦。我要徵求執行委員會的同意，將你這樣的激烈份子驅逐出會。在我看來，他今晚所說的就是他的葬歌。」

會場更現着緊張不安了。「閉嘴！」「驅逐他出去！」「罷工！」種種的聲音發出來了。

斯特蘭波注視着聽衆，似乎要找出哪些是犯罪的人。

『我有一個提議，』有人在雜亂的聲音中喊着。

『維持秩序，弟兄們！』主席向那喧鬧的聲浪中喊着，『有提議！』

『從明天起，我們實行罷工，並派人去聯合別廠一致行動，直到我們的工作狀況改善。』

『附議！』

『這種提議是不合法的。』那位執行委員的臉變了色，緊握着拳頭，呼喊着。

『付表決！付表決！』一種喊聲如狂風般地捲來。

『凡贊成的，說「是」！』主席向喧囂聲中說着。

『是』，全堂爆發出來。這大聲震動了牆上掛着的工會首創者的照片，可是他臉上表示着漠不關心的神氣。

『我不管了！』斯特蘭波大聲叫喊後，拿了帽和烟斗很生氣地走出門去。

『等着，你們瞧罷，你們可以得到什麼結果！』當他走出時這樣憤憤地說。

他的退席引起了全場礦工的譏笑。現在他們都離開他們的座位，要興奮地繼續着開會。斯特蘭波去後，他們覺得團結更堅強了，因鬥爭而結爲同志了。

站在後面的彼得，感覺他的血液流動也很快，血管似乎要爆裂了。

彼得的聲調也漸漸地膨脹而吶喊着『罷工』！他可知道這是爲什麼？他深深地感到數世紀以來所積的痛苦，創傷；又連接地回想到開頭進礦時經過的種種情形了。

『我們幾個人將被工會驅逐了。』譚梅說。

『他們也能把我們其餘的人都驅逐呵。』

『這樣，我們必須有個新的組織，才可以很勇敢地進攻欺騙我們的工會，我們要沒有那班怕失位置的工會職員的新工會。』

「同伴們——我們先來推舉分派到別廠去活動的委員吧。」

會場外，漆黑的天空中掛着一線紅髮般的光明。寒風將街角上的燈火吹動着。大街在這時也冷靜了。城市中有錢的人們都正在甜美的夢境中徜徉着。在這樣的沉默中，只有煤礦的抽水機的響聲不斷地送來。彼得，穿着單薄的衣服顫抖着，他想，他的妻子將對此作什麼感想。應該將她推醒了告訴她嗎？……不，明天告訴她還不晚，除非她聽到他回來……她以前常常等候着他回來，等候着聽那門鎖響的聲音……

不錯，這已經到需要新腸的時候了。人類有了新腸，生活才會好起來。彼得吸滿了寒冷的夜風。……明天，在這老礦山裏，重大的變化將開始了……就在明天，他們將開始行動了！

新舊女性型

二篇

一個女青年的故事

丹霞的後父對她生了氣。但這女孩子是喜歡他的。每當和她發生衝突的時候，她老是熬受到一種成年人的刺心的苦惱。今天早晨，他們倆好像平日一樣地又碰在一起了，那是吃早餐的時候。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情緒惡劣地走向餐桌那邊。但這點，丹霞卻並不會注意到，因為她自己是心地快活的緣故。她吃着，走動着，並且急匆匆地談着，說了一陣，又停了一陣地連續地絮說着前天的事情和她心頭湧起着的思想。

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就在這一點上打斷了他的話頭說：

『人們往往在未說之前，先得思索思索，我相信。我可不知道你爲什麼不這樣？』

不消說，在從前，他的說話有時候比這次要暴厲得多，可是在今天，卻使她感得了相當的自責的意思，她似乎已經自覺到自己是既沒有充分地長大成人，而且也沒有充分地獨立的能力。這種污辱，弄得她氣忿得了不得。於是她用了一種略微不很堅定而又神氣活現的口氣說：

『凡是我所說的，就都是我所相信的呀。』

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支忿忿地把他的茶杯推開，一邊站起身子來，一邊推倒了椅子。『我相信事物本身——我可不相信我所信的事物。你什麼事都還不懂得，你就無從相信什麼事哩。我真不懂得你究竟在說些什麼鬼話？』

他逕直走了出去，連『再會』兩個字也不會說。房內只剩下了丹霞一個人

了，但是丹霞抬起頭來，不使眼淚從她面頰上直淌下來。她曾經是一個少年先鋒隊員，而他竟說她什麼事都不懂得，這是怎麼說的？如果有人對他——一個黨員的他——說了這樣的話，他難道會不生氣嗎？

在到學校的途上，丹霞既沒有看見什麼街道，也沒有看見什麼人。她的腳，機械似地走動着，她的眼睛瞧着周圍。她的身子偶爾爲了避開電車，汽車，卡車而做了一些必要的動作，可是她的頭腦裏面卻只是集中在她的煩惱上面。她儘管在自思自想，一想到煩惱，她的心也就緊縮了一下：

『如果成人是像那樣的話，我真不如死掉的好。我還不如吃些砒霜，決心一下，死掉的好。不，用不着說決心——只要死掉也就完了。如果你是決心過的，那就成爲自殺了，而人們當然得責備你，說你缺乏確信。人們又得說你太「葉綏寧式」了。』——丹霞心裏吟着：『我不是這樣一個無望的醉鬼，無望得到

(註)

葉綏寧蘇聯農民詩人。年青時即厭世自殺。

死而不能見你呀！」

一團東西上升到她的喉嚨裏面，她不能嚥下她的眼淚。眼淚直從面頰上淌了下來。她猛力吸了一口氣，又用她的手套揩揩眼淚，可是眼淚卻淌得越加迅速了。

「哦，是的，當然，葉梭寧的母親的信，一般地說來，是頹廢的——我個人對於它以及那樣子一類的事情，是極端反對的。然而他真是動人得可怕，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在花間，同樣的幻象永遠是在出現」。是的，如果我死了，他們將悲傷起來。假定我是這麼普通的死法，死於猩紅熱吧，爸爸就會來站在墓旁，而在……。不，如果是普通的死法，他們就不會悲傷了。但如果我是在我的崗位上死掉的話……譬如說死於莫斯科被敵人進犯的時候，那麼……」

丹霞的兩眼如今是乾了，她的頰上正在發燒。她正忙於計劃着一種保衛蘇聯並且保衛革命的光榮的犧牲，而且在這種種的計劃中生活着。名人們的喪儀的情

形，湧現在她的眼前。現在她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甚至一些領袖們，也會形成光榮的侍衛而圍繞着棺材。學校裏的無論什麼人，都將傲然地說：「她生前是和我一塊兒上學校的哩！」』

但當那侍衛丹霞的屍灰的甕子出現在她的想像上的時候，但當一切活着的人們來和他訣別的時候，丹霞卻又引起了生活的憧憬了。

『人雖則一定要準備爲自己的思想而受難，終不免於死，可是爲什麼要死呢？受重傷（只要不是致命傷），那倒不要緊。假定我是被捕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牢獄裏——是的，假定是在美國從事宣傳工作……然後，我終於設法實行了最大膽的脫逃。』

當丹霞走到學校的時候，正是已經過度了一番奇幻的英勇的生活了。每一種生活大抵和別一種生活都有些相同。每一種生活都是爲了建立丹霞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受到勝利的苦難。這是一個十分明確的世界，尖銳地劃分出兩個陣營，也只

有這兩個陣營：同類和異類。就是，丹霞所生長着的環境中的一夥兒。異類呢，就是並不在丹霞所接觸的範圍以內而普通被認爲「同類」的敵人的一夥兒——這就是說——他們是屬於歐美資本家階層，還有，就是蘇聯的破壞者。

正如在過去的和悅的悲劇裏的一樣，這些同類，在丹霞看來，是什麼都做得對，而在事實上確然也是沒有錯誤，然而那些敵人，卻是色彩濃厚的惡徒，絲毫沒有一些悔罪的意思。這女孩子在她的晝夢裏所感覺着的愛和憎，可說是十分真實的情感。愛的勝利，使她的心靈充溢着一種狂熱的快樂，在日常的世界裏投射了一層光輝，給它增加了完善和幸福。對於吉姆，也何嘗不是這樣。他畢竟不是全然粗拙無禮的孩子。他在丹霞的晝夢裏，是以受難和悔罪的面貌而出現的，她自己則正在美國牢獄中熬受苦痛，他用了布爾希維克自我批判的真精神，承認他自己的錯誤，說

「同志們，現在我才知道我從前對於丹霞不會給以相當的估計。」

她的頭腦中映入了這幅圖畫的那一天，丹霞就情投意合地走到吉姆面前去，用了這麼一種勝利的，和婉的，低細的語調開始對他說話，卻不料因此引起了吉姆的反感：

「啊，不要儘弄得我永遠迷戀着你吧。我是能夠找得更漂亮的人的，對不起！」

丹霞臉上不覺漲起了一層深紅，壓下了自己的任何答辯。無論如何，她心裏正在陰沉沉地想着：

「你還是會苦痛的。等着吧。」

就那天的整天說來，丹霞這孩子和她的伴侶們是很溫和而且融洽的，對於功課也很努力。待到天色將晚的時候，突然又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這事情，並不是真有什麼特殊的錯誤；誰都了解，丹霞的回答是很正當的，但是還有——
克羅普斯加亞——列甯的未亡人——在那天來參觀學校了。事情是這樣：當她走

進學校的時候，她停了脚步對丹霞說起話來，而在分手的時候，她伸出手來給丹霞。可是丹霞這孩子卻說：

「在我們的組織裏面，我們是不握手的。」

克羅普斯加亞發出了一片好意的笑聲，但這似乎有一絲窘迫的狀態出現在她的眼裏。也許這在丹霞的想像中是這樣的，但無論如何，這就使她煩惱起來。

「也許是我應該握她的手的吧。」她這樣想。「這並不是奉承她，而是爲的表示敬意，不，我不應該握她的手。不消說，她應該了解。我們的組織並不毫無理由地幹這樣的事情的。」

她越是想竭力堅信自己沒有做錯，她卻越是感到窘迫。在途中，她就和葉戈爾·塞萊勃里亞珂夫沒精打彩地談起話來了：

「我已經十二歲了。我可還沒有決定我將做怎樣的一個人呢！你看我幹些什麼好？」

「這我怎麼知道呢？我自己是想做一個航空家，或者航海家。我喜歡海和天空，別的什麼，我都不願意。」

「我至今還沒有決定下來呢。去年，我會經想做電影明星。它最初是很打動我的。唔，到後來，我才覺得——它不能算是一種真正嚴正的職業。只是許多的幕，許多的幕後——唔——還有許多的噱頭以及像那一類的事情。此外，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沒有表演的能力。老實說，許多的職業，我都不高與做。譬如說，做牙科醫生，我是怎麼也不願做的。你想，要你一生一世，望着別人的口氣臭臭的口腔，那怎麼得了？」

「是——是的，不消說，那不是玩意兒。你如果碰傷了他們的口腔，他們就要號叫起來。我有一次，當一個老太婆替我拔下牙齒走掉的時候，也曾經喊過一次痛。」

「當然，牙科醫生和一般的醫生，都是少不了的人，但是人也得稍稍地考慮

自己。我想，我要做鑛山工程師，葉戈爾，你以爲怎麼樣？」

「鑛山工程師嗎？就進行吧。我贊成你的志願。」

「不過，我還有一些懷疑。」

「我記得你曾經想做一個作曲家的吧？」

「哦！不是的，我早就不想了。我的媽媽，你知道，她正是作曲家哩。」

「唔，作曲家怎樣呢？她可不是很健全嗎？」

「即使是健全，又有什麼？當然，她是不錯的。她是我們中的一個，即使

不參加黨。可是她很抑鬱。她永遠不笑，至少對家裏的人是不笑的。不，我是十分喜歡媽媽，可是和她同住——不，多謝！這真是好事情呢，我想，她是嫁過三次了。」

「怎麼？他現在已經是嫁給第三個丈夫了嗎？」

「當然。他的第一個丈夫，就是我的爸爸。唔，不知怎麼一來，她終於拋棄

了他，把我取了他自己的名字，我一直沒有看見過他。第二個——亞歷山大·安特萊耶維文——就是我現在的爸爸。你知道，我自己挑選了他，他非常快活。媽媽不跟他同在一塊兒走的時候，我就嘔，就哭，而且說我也不是一同去了。因此，他和森霞（註）共同湊合起來，給我取了個名字，這就是我之所以叫做維沙諾瓦的來歷，雖則媽媽的名字是巴爾克。唯一的事，就是我們時常發生不同的意見……」

丹霞發出了一陣深切的嘆息，並不故意的，開始向葉戈爾描摹起早晨的一幕。當她講完時，她失悔她不該講出來。她漲紅着臉，苦皺着眉。葉戈爾卻表示了一種強烈的同情：

『長輩對孩子發生言語間的爭執，這情形確是很可詫異的。你說得性急了，他們就不能十分明瞭。於是他們就像一噸磚頭一樣，撲向你來。當我們從營裏回

（註）森霞是丹霞母親的名字。——譯者。

來，我的爸爸就和我鬧。我在村子那裏，做好了一些組織工作，我就把這一切都告訴了爸爸和媽媽——「我組織了三個集體農場了。」——我正在說的時候，他卻用了一種諷刺的語調打斷我的話：「怎麼，你組織了他們——你嗎？」就開始來壓倒我了。

「葉戈爾，你可曾唸過一部叫做父與子的書嗎？」

「誰寫的？哦，是的，我知道你所說的這個作家的名字，不，我還沒有唸過那書。」

「我也沒有唸過。可是媽媽勸我唸它，爲了某些或別些原故。」

「她自己或許還在唸着吧。當她們傾心於任何事物時，她們就把來兜賣給我們了。」

「書里的意思，似乎是說白札羅夫是一個卡爾主義者，而他的父母卻站在反對的一面。後來呢，他們是在他的墳頭慟哭。」

「哦，有時候，沒有死，他們也煩惱。尤其是母親們。你聽，你該讀讀——戰爭與和平。那是真實的作品。我今年夏天曾經讀過了，不過太長了些。你——讀，就要急於知道以後的事，讀着讀着，非讀到疲倦不止。我讀得疲勞極了，但是我卻是把它全部讀完了的，真有趣啦！」

「你要曉得，葉戈爾，我是跳讀的。有時跳過一兩頁呢。」

葉戈兒整整他的帽子，向四周匆匆地瞥了一眼，說：

「事實上，我自己把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跳過，但就整個地說來——這是不足為訓的。如果我是你，我決不願意去跳讀。唔，篇幅的確長！」

「你答應幫我練習算術吧。」

「好，今晚上我一定來。千萬不要爲任何事情煩悶啊！」

葉戈爾轉向一條側路上去了。星光正在這裏或那裏出現着。星光，一顆接着一顆，飄然地來了，似乎在守望着白晝的臨別，這時是交班了。無論是光是暗，

在空中是優越的，似乎波動着這兩種東西的異樣的結合物。汽車的大聲的氣息和喇叭裝載着人類和物質供各種的需要，歇斯底理的往往嚇人的電車的叮噹聲，汽機遼遠的喧囂的喘息，工廠的汽笛聲，和其他聲音的無定時的普遍的對照——這大城市的一切統一而且綜合的聲響，散佈得很遠很闊，發生着空虛的回聲，好像某些有力的野獸的可怕的怒吼。在黃昏時的城市的懷抱中，唯一的自我滿足的人就只有年幼的孩子和尚未結婚的情侶。數世紀以來的人們，在記憶里經驗着一種完全與世界分離的苦痛的感覺。他們自己的孤立的人類命運的限制，明晰地展開在他們的面前。丹霞感到了自身的無限的疲勞和玩忽。這女孩子陰沉沉地拖着一雙腳，緩步地走回家去。房子的屋頂正遮蓋着一片深褐色的難看的雪。她也不喜歡她所遇見的人們的臉色。

丹霞回得家來，安特萊耶維支替她開門。他的臉色很憔悴。他給了她一個自然的微笑，但確然是微笑。他定然已經把「卡爾主義的創立者」的問題忘掉了，連一切她的其他錯誤也忘掉了吧。「親愛的爹爹啊！」丹霞跳在他身上，給了他一個寬容的擁抱。

「好了，好了。你怎麼回來得這麼遲呵。」

「因為克羅普斯加亞來參觀的原故，而根據蘇維埃的習慣，我們就一道拍了我們的照相呢。」

森霞出現在餐室的門口。

「到這兒來吧！今天這晚餐，預備得很馬虎，讓我們開飯吧。」

「什麼？我們要一道吃飯了嗎，今天？多麼偉大呵！」

他們全家在一道吃飯的事，原是不很常有的，他們的每一個人都有各的工
作，集會，朋友和約會。森霞出去工作，比別人都早些。往往有好多天，丹霞始

終沒有見到她的面。這女孩之所以容易和他的後父發生糾紛，原因大抵也就在此。他愛他的後父，和森霞對他的感覺顯然是具有不同的性質。如果這個身材纖細的，面顏溫和的，賦有率直而不明朗的幽默的，沒有耐性和發怒的持久能力的森霞突然從丹霞的生活中消失掉的話，這孩子定然是苦痛得更厲害。要忍受失掉森霞的苦痛，比看不見森霞，會更加難過。與其說失掉安特萊耶維支，倒不如說失掉森霞，在她苦痛會更少些。這點，她自己固然沒有想過。然而安特萊耶維支接觸到他女孩的光輝而可信的目光的時，卻立即感受了。

「爸爸，什麼是罪惡？」

「罪惡」，他機械地回答。「你難道不知道嗎？」於是他實感到這種天真的全部意義了。原來，丹霞是生長在沒有宗教的環境當中，同時是生長在沒有嫡親骨肉的父母的環境當中。實際上，她是新國家的一個完全的新人。

「你可不是在書本中發見過這個字的嗎？」

「我彷彿沒有注意過這個字。只有今天，甯加對我說過：「要是你做這些，做那些，就是一種罪惡呵。」」

安特萊耶維支搜索着適當的表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提出了含糊的解答：

「罪惡者——乃是一種宗教的觀念，根據我們的道德觀念，所謂罪惡，就是革命的或是反階級所犯的罪呵！」

「甯加只是一個粗笨的女孩呢。如果任何人能對我說「這是你的罪惡」的話，那我真是該死的傢伙了！」

森霞蹙起了她那清白的低低的眉頭。

「丹霞，你難道不能改用別的好聽些的話頭嗎？」

安特萊耶維支不再聽她們母女之間的對話了。他正在這樣思索着：

「我們不僅僅帶來了一種生理的和經濟的革命，並且現在我們也造成了一種心理的革命。要把這些孩子回歸到資本主義的觀念世界，那是困難不過的了。」

他又想，他對這孩子所懷的感情包含着一些自責的意味，以及重視他愛好這別人的孩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的力量。所謂『自己的』這種觀念的存在，正是他孩子從來所沒有的。她不懂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自己的屋子，也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租一下子餘屋。她也從不知道在一個時期內會把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與其餘的世界劃出界限來。她不懂得什麼叫做血緣。此外，實際上，她不知道的事還有許多，最近她才明白了自然的，和不自然的。可是她十分自然地充分地感覺到——這位男子是把我從童年時期照顧起，一直養得我長大起來，送我進學校，大家住在一塊兒，我愛他，因為他是我的爸爸。——如果他犯了錯誤，就不容易說明他不是我的敵人。舊的「存在」的一大部分，有一種迷人的惡劣的負擔壓抑着他，這是她所不理解的。她的思想方法，和每一個新人一樣，是直捷了當的。一般地說來，今日之下，和孩子們來往，真是好不容易！黏附在每件新事物上的自大觀念，在他們心裏，正好像在童年和青年時期的安特萊耶維支的心裏，是一

樣地活躍着。但是她們似乎設法在把自大觀念和父母師長的不可爭辯的權威混在一起。如果那些父母師長正和她們懷有同樣的思想，那是不錯的。在某些場合，丹霞正好似過去的一代的十二三歲的孩子一樣地稚氣的。但在根本上，比起年齡來，是她老成得多。這些孩子，對於集團，具有強大的責任感。在從前，孩子們是不同的，這已無可置疑。因此她對於她的情感方面礙難觸傷，——而這並不是僅僅因為她已經慣於這樣情感。他是發見了難於觸傷的新人。安特萊耶維支一手推開了他的碟子，開始吸起烟來。森霞拉拉他的袖子，責問似的說：

「你幹麼？爲什麼不好好地吃飯？」

「我不想吃。我要喝茶，對不起你。我頭痛啦。」

他的妻合着一種戀情的微笑瞧着他：

「你不能打電話去喚一輛汽車來，讓我們一同出城去玩一個鐘頭嗎？這會使

你恢復精神——你正需要的呵！」

安特萊耶維支蹙起眉頭，一層微紅漲上了他的面頰。在一種淒然的勝利的特殊感覺中，他想着：

「明天，你可以坐汽車了吧。且等着瞧吧。」

但他只是高聲地說：

「我不能夠。我要做工去哩。如果塞契夫來了，別讓他來打擾我。」

「哦哦，誰也必須把他趕出去！」丹霞一邊搖頭，一邊說。「他真太囂強了，簡直和我們的吉姆加·許密達特一樣。爸爸，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二次大會可不是在一九〇三年倫敦開的嗎？然而，吉姆加記錯了，硬說是一九〇二年，他卻還是自傲自滿，死不認錯的！」

「你從什麼地方抄下一些記錄，也就是自傲自滿呵。啊，你還不知道歷史呢。得了，現在，你告訴我吧，你可知道關於農奴制度的什麼事情嗎？」

「是的，我知道。是彼得大帝開始採用的呵……。」

「安特萊耶維支哄笑起來了。彼得大帝倒似乎是你所知道的歷史上的唯一人物啦。」

丹霞責問似地搖著頭。「你不能那樣說……還有被我們推翻的尼古拉。以後還有別的人——那些給農民以自由的——但沒有給以土地。不。爸爸，我在大體上，讀書是不壞的。當然囉，你是把尼古拉和路易等大帝的事讀得厭倦了的。我們所需要的，正是新的讀法。那就是他們給我們的教訓。」

森霞笑了。安特萊耶維支用他的手玩耍似的撫摸丹霞的臉。

「你畢竟還是個傻孩子哩，我的孩子呵——你有你的新的讀法啦。」

他對於丹霞的紊亂的歷史知識，似乎找得了一些安慰似的，他的面部，當他望望她的時候，清朗了一下。他站起身來要離開這房間，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徘徊起來。他就怕今天的寂寞。女僕伊麗娜·密海耶夫娜，端進了茶來。森霞殷勤地把桌子的一端揩了一個清楚。她對着這位頭髮疎細的眼珠烏黑而閃射的婦人，總

時常有些羞怯。丹霞並不喜歡她，她把密海耶夫的出現，僅僅當作一種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罪惡，並且希望她在嘔吐之後滾開了事。密海耶夫和丹霞成了冤家。密海耶夫以爲這個『陌生孩子』不能在這家庭裏佔一個重要的位置。她們倆關於上帝的問題熱烈地爭論了一通之後，仇恨便開始消退了一些。在那時候，安特萊耶維支用了不快樂的聲調勸告了他的女孩子：

『喂，你瞧，做一個英勇的無神論者，固然是一件事。可是你最好還是學習些對待別人的事情。』

他們的食物的清潔，他們的衣服之所以如此完整地保護着，就全靠密海耶夫一人的努力。安特萊耶維常常說，如果她拋棄他們，他們便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靠街頭的柏油大汽鍋旁邊的遺失物的賞金而過活。密海耶夫對於他給她的暗示非常地瞧得起。她注意到了他今天是爲了某種原故而發生着煩悶，而呈現着疲憊的面孔。當她把他所愛好的一杯強烈的熱茶遞給他的時候，她和他

氣氣地說：

「塞契夫來過了，我可不讓他進這房間來。你應得休息呵。我於是告訴了他：『主人和主婦都出去了，所以我不能允許你進來呵。』」

對於這些話，丹霞卻答以一種敵意的語調，雖然竭力地想不說得過於清楚：「真的，不能『允許』他的。『主人和主婦』這句話卻未免跟鱈魚雜誌上所說的——『我的紳士已赴黨的小組會去了』的口氣太相像了吧。」

密海耶夫娜的面頰紅了一陣。「我是來不及學習新的方法了，丹尼夷加呵，我是太老了。但你說出這樣的話來，終究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丹霞本想閉着嘴巴不說話的，可是因為看到了她所最不高興的眼裏裏的冷酷無情的責備，她卻禁不住反抗着說：

「可是你怎麼也不會承認你是老了。當你無論什麼時候到無論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你總是化上了許多的時間照着鏡子呢……此外，倒是有許多比你上了年紀

的人，還能不靠上帝吃飯呢。」

「丹霞，你在說什麼鬼話？」森霞申斥着說。接着安特萊耶夫娜又忿然地大聲說：

「此刻，請閉上你的嘴巴吧！」

密海耶夫娜開始大聲地收拾髒了的碗碟。眼淚湧出了她的眼眶，聲音也斷斷續續了。

「她還不懂什麼叫做生活呵。她竟然責備我，說我不能拋去對上帝的信仰！要是不能做的，我總是不能做，這就是這麼一回事吧了！在她沒有出生之前，我嘗有誰可以和她訴說苦衷呢？那時就只有上帝是垂憐我的。我願意為蘇維埃政府犧牲，上帝也知道我願意，可是我不能否認上帝。她因為只把我看做廚子，所以想……」

「我何嘗說過這樣的事？我絕對沒有！我只是談你的上帝。至於廚子，那麼

列甯自己也會說過……」

「列甯首先就尊重任何勞動的人，而你來的時候，卻什麼事情都已經給你做好了，你是舒舒服服了，可是你對待一個僕人，好像她是骯髒的……」

「這是絕對不確的！你一句真話也沒有！」

「丹霞！」

安特萊耶維支頹然地說：

「密海耶夫娜呵，別爲了這些小事情而生氣吧。」

「這些事情，在我並不算小事情。自然，上帝，在我的眼裏不是小事情，同樣的，我得告訴你，蘇維埃政府，在我的眼裏也不是小事情！我在夜校裏剛要讀畢第二班了，正在受政府的教育哩，不像從前……」

「唔，你在談些什麼話？也許你在學校裏比我唸得多了，然而你依然是滿口老調子，拜你的上帝……」

「我雖則不很明瞭，你上了學，學到了些什麼課程，但我確然是知道這一點——就是你在家裏瞧不起勞苦的人。我曾經請求你，別隨地亂削鉛筆，也不要亂丟紙屑……」

「我自己會拾起來的，我自己會掃清楚的！我知道，我應該自己動手做一切的事情——密海耶夫娜呵！哦，是的，我想，如果我多跟隨她一下，她會越弄越壞吧。」

安特萊耶維支把手攔在她的肩上，把她拖了一把。

「算了吧，請坐下吧。不過，無論如何，你對她說了的這些話，究竟是從哪兒學來的呢？呃？」

森霞猝然地笑了。「你說什麼鏡子不鏡子，是使她最生氣的地方。你不該說那樣的話。她一點也不輕浮的。在不久以前，她本就有了結婚的機會，但他終於不願意嫁人。她敵不過男子漢！」

丹霞頑強地搖頭。「如果她能夠敵得過上帝，就是嫁五個丈夫，也要好得多。那時候，她固然免不了許多的憂患，可是現在呢，卻只有偏見。」

森霞禁不住發出笑聲來了。

「虧你說得出五個丈夫！丹霞呵！」

安特萊耶維支也發出了一聲不安的冷笑。這孩子，竭力的要忍住她的眼淚，弄得上氣不接下氣，咳嗽了。於是她抬起眼來，充滿了眼淚對着她的後父，她用堅定的目光說：

「也許我得了流行性感冒了。我的眼睛一直是溼溼的，這好像真是難過的日子呀！」

她匆匆地走出了這房間。森霞跟着她。安特萊耶維支焦躁地拍起桌子來。多少糟透的日子正等待着這可憐的孩子呀！他憶起了他和她最初相見的日子。那時她還不到三歲吧，他和她母親娜泰麗亞·塞爾蓋耶夫娜——其時就是他的妻——

到寓樓上去看她們。電燈出了毛病。房內只點着一支插在瓶內的蠟燭的微弱的燈光。孩子的保姆正在廚房裏預備茶水。這小孩子獨個兒坐在大大的安樂椅上，用無所畏懼的大眼睛瞧着那在房間的深處潛移默動的暗影。她向來就是生長在孤獨裏，所以也就慣於黑暗和沉默而無所害怕。她的母親把她抱在懷裏，由於良心的激動，當她轉給安特萊耶維支抱着的時候，她在這小小的面孔上撒下了許多的親吻。

「心肝吓，這是你的爸爸。」

但這孩子搖她的散亂的髮髮，並且正色地說：

「我沒有爸爸的呵。」

塞爾蓋耶夫娜笑了，唏噓了，又給她親吻。

「過去，你是沒有爸爸！可是現在是有了一個。我們要一同住——我們三口

兒——我們將非常非常地快活！」

有人來敲門。那是電燈工人。母親放下了孩子，跟工人談話。突然的，她感到丹霞在拉動她的衣裳，於是俯下身來問：

「什麼事，心肝呵？」

接着，這孩子就指着電燈工人十分清晰而鎮靜地問：

「媽媽呵，這也是爸爸嗎？」

今天，不相識的爸爸們出現於非常暗黑的房內，這件事在她看來，顯然是十分自然的。安特萊耶維支把她抱在膝上。當他和她說話時，她就凝神地注視着他的嘴唇，然後用小指頭摸摸他的嘴唇，問：

「可是你從前是不在這裏的，那時候你究竟是在哪兒？」

呵。想到這樣的一幕，安特萊耶維支的心便爲着柔情和戀慕而緊縮成一團。森霞就在這個當兒走了進來和他談話，可是他究竟給了她一些什麼答語，自己也不會知道。

「禮拜以後。少年先鋒隊給馬克辛·高爾基寫了一封信。葉戈爾·塞萊勃里亞珂夫正像平時一樣要把重要的信件在團體裏通過。他攤開着手臂，伏在桌上。右臉被濺上了墨水。用左手摸了摸他的潮溼的多皺的前額。關於用怎樣的方式給高爾基寫信的問題，討論得極悠久而且極熱烈。問題是在：應該稱他『你』呢，還是稱他『您』。葉戈爾的意見是：

「從我們這方面說，他也一樣的是一個黨員。不過甚至布爾喬亞的詩人，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也曾說過：『你』字是一個冷酷的空洞的世界，而『您』字則是謙遜的而且……」

從後面，里昂蒂娜·珂珂爾傍座的低微而賢明的聲音傳來了責問的冷氣：

「但那是小曲裏面的話。會使他生氣的。」

葉戈爾用肘子給了很毒的一鱗。

「不要吹到我耳朵里來！什麼小曲不小曲？昨晚你燙頭髮究竟算是什麼一回事呢？」

這一個頭髮烏黑的孩子——身材苗條因而見得很順長的孩子，對他認真起來了：

「在少年先鋒隊裏面，這一切的粗暴行爲還像什麼樣子，葉戈爾？」

「這哪裏是粗暴行爲，我們是在彼此討論呵！如果我們寫『你』——那麼就得寫成這樣：『我們愛你，是因為我們信賴你。』但如果換這樣的說法，那就堅實得多：『我們愛您，是因為我們純然信賴您。』」

聽到這裏，丹霞便喊着：

「不，不！這太像知識階級的作風了——這種愛和這種信賴。更好的，是要這樣說：『我們正渴望着傾聽你的每一句話。』」

葉戈爾忿忿地囁嚅着：

「他的每句話當然可以作準的，還何必嚕嚕囁囁地說什麼我們傾聽你的每一句話呢？」

吉姆辛辣地責問丹霞：

「你竟是這樣地不顧到高爾基嗎？」

一陣憤怒的紅暈滿佈在丹霞的臉上，她站起身子，走向男孩子的那邊去。罪名竟說她不顧到他們最偉大的普羅作家。

「你甘心這樣污蔑我嗎？」

吉姆的本性並不陰狠，可是他禁不住要調排丹霞了。她對於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地認真而容易生氣。他卻不覺得他給她的原是苦痛，他拉拉她的衣裳，用一種宏亮而含着嘲笑聲調說：

「你的不喜歡他，難道還有什麼奇怪嗎？看來你和你的爸爸都各有特別胃口

哩。」

感覺着某些可怕的不幸正籠罩在她的頭上，這種意外的提出她父親的事情，使丹霞嚇了一跳。這或許是她生命史上的第一次吧，或者至少是從她能夠需要解釋的時期以來是第一次吧，她如今纔感到懷疑起來了。她仍然呆立在葉戈爾的旁邊。臉色蒼白，簡直不曉得怎麼辦才好。麗沙，這曾經不許葉戈爾對里昂蒂娜表示粗暴的高個子的黑髮女子，現在走近了丹霞，站在她的面前，似乎在設法把孩子的眼睛不接觸到她。

「同志們，丹霞·羅沙諾瓦是我們的同志，一向保持着完全清白的記錄的。她知道怎樣行動。她將由自己告訴我們他的父親怎麼樣。而吉姆呢，爲了她父親的原故而迫害她，那就不僅是在時間上說是過早了一點，在一般方面說來，也是……」

『爲了我父親的原故而迫害我嗎？』

別的一個女孩子把她的肩捩了一轉，怒氣沖沖地說：

『你可讀了今天的真理報嗎？』

一種含糊的溫和的希望，在丹霞的心頭閃爍了一下。『他們簡直是威脅我，要我每天讀真理報罷了。』當她走過吉姆身畔時，她就用一種傲慢而略帶不堅定的口脛說：

『你知道什麼，你只是傻子吉姆罷了。』

『這是什麼意思？』

『大體上是傻子。』

她一記起這件事來，她總低着頭。葉戈爾悄然地把紙報遞給她。他們關在這作爲校報編輯的經常工作室的小房間內。一共是五個孩子。少年先鋒的領導者：麗沙，葉戈爾，丹霞，和克里茨基的雙生兄弟，這二個好像兩粒豌豆一樣的兄

弟，是很努力的社會活動者。葉戈爾注意着丹霞的心緒不寧，沒法讀報，所以就把報上所記載着的事情跟她說了一遍，爲了這些或別些原因，故意把話聲放低。

「他是藉政府的名義，幹他自己的私事。唔，這決不是他個人的事業，大家知道，而是替托拉斯蘇維埃農場工作。我的意見是這農場上的人應該大家監視，而且時常檢閱。這是行政工作，你要知道。唔，當然知道，他不能濫用政府基金或其他一切！法令並不規定着個人的利益。然而，你瞧，他却在蘇維埃農場上私藏糧食。他竟然說這是爲了托拉斯蘇維埃農場的牛羊而準備着的糧秣。但這麼一來，政府方面還能有什麼呢？要知道，在這背後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動機！唔，這顯然是機會主義！」

儀表上，丹霞顯得相當鎮靜。她的手不再抖顫了。她的嚴肅的灰藍眼睛直線地凝視着同志們。柔嫩的臉皮上全沒有一點色彩，甚至嘴唇也呈蒼白色。她似乎在戰慄着……血在心頭狂跳。種種的不同情緒，衝激着這女孩子，使她凝成了一

個念頭：

「他還能維持下去嗎？」

這個念頭，並不短暫地而且並不遑遠地緊接着她所感到的父親位置的動搖等等和物質生活的危險。丹霞認為這完全是自然的，因為自從她還幼小的時候，她就應該有吃有穿。她相信她永遠有吃有穿。無論父親是監督也好，不是監督也好，在她是完全相等的。從她的幼年起，安特萊耶維支就從來不會允許她使用過他的社會權利。他是不管這些閒事的。他也從來不會帶領女人和孩子坐汽車，只有當他極其疲倦而必須出城到什麼地方去玩一兩個鐘頭的時候，他才帶她們同去。有一次，丹霞向他要求從農場帶些「三夾板」(註)供學校方面的某種功課的需要，但他終於大發脾氣。

「叫學校當心些！別玩弄要人的女兒呵！你的學校像這樣做法，是得不到我

(註) 三夾板，英文叫做 Plywood，是三片薄木板膠合而成的東西。——譯者。

的什麼東西的呵。」

當然，這種嚴重性是有些過於誇張的。可是這些規律，對丹霞的影響不小。她才知道了，並不是每個人都生活在順境里，但因為她從不知道所謂窮困是什麼，所以她也不會想到過，也不會害怕過。她的所謂「維持」，只有一個意思，就是：「她的父親還能不能被允許「維持」在黨內呢？」這孩子的許多時間是化費在「集團」裏面，而且家庭也並不是閉塞在個人交際的狹小的世界裏。凡是康閱尼斯特黨以外的人，在她的腦海裏，就是社會生活中間的一個病了個體。然而，她的父親也將成爲這樣的一個人了嗎？那是決不至於的！事情不致於那樣糟，當然的！不，不，不致於糟到那樣的！這怎麼會呢？一切都像在夢裏似的進行着。房屋，街道，甚至於她的門窗，從她看來都好像是非現實的了。新鮮的年青的心，決不相信悲哀的存在。密海耶夫娜，當她替這女孩子開門的時候，用責問的口氣說了：

吧！」

「瞧！你的襪子拖到腳踝骨了，簡直像老太婆的一樣了。快拉起你的襪子

吧！」
密蒂耶夫娜的暴厲的責備，日常的責備，使丹霞的生命史上第一次喚起了對於過去的依戀。甚至過去的不快意的事情，在她也似乎可慰的。哦！倘若每樣的事情都照往日一樣進行下去，不就好了嗎！她和一般婦女行動一樣，把襪子穿得緊緊的，挺直了身子，踏進房間來。安特萊耶維支這時呈現着一副灰色的面孔和不安的眼睛，當她進門時，他不知爲了些什麼，竟然嚇得一跳，隨後，匆匆地而且不必要地向別一個椅子坐下去。森霞靠在窗邊哭泣着。平日她的淚是很快就乾的，但是今天她的鼻子都紅腫了。顯然是哭過很多時候的。丹霞的母親娜泰麗亞·塞爾蓋耶夫娜，正在房內踱着，高高的個子仍然輕健如常，她每次看到羅沙諾瓦時，總是同時遭遇着麻煩，或則總是跟她發生意見。她的自身生活，她的藝術，都不曾給以滿足。爲了這原故，她常常很真實地感到苦痛，也就因此使她周

圍的人們不好過。憂鬱的香料和酒的氣味，好像褪色的花一樣，常常緊跟着在她的四周。她駐了脚去吻了她的女兒。丹霞嗅到了一陣熟悉的香氣，她便覺得十分頹喪。呈着蒼白的臉色，倦怠的身心，她便靠在了門柱子上。安特萊耶維支用一種沙沙的聲調問：

「身體怎麼了？」

她垂下她的眼睛，默默的。森霞的善良的單純的心，很知道這女孩子內心的苦悶——她一切依靠，她一切希望，她一切觀念的毀滅。一個孩子的面前，當她一切的光輝黯然消失的時候所呈現的景象，還有比這更慘痛的嗎？森霞急急地走向她去，她想把她牽着手出去，可是丹霞始終拚命地攀住了門柱，不肯放手，安特萊耶維支怪辣手地燃上了一枝烟，勉勉強強地用一種憤激的語氣說：

「她現在想空頭心事了。如果你，丹霞，有什麼要說的，要問的，就快說出來，解決一個痛快。」

塞爾蓋耶夫娜生氣來了。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真的！你要跟她講什麼啦？她還小得很哩。丹霞，你去吧，洗一洗臉吧。孩子呵，睡了吧，你不用審判你的父親，這不關你事。」

丹霞尖銳地回頭對她母親說：

「怎麼，不是？我在一生中從來就不會撒過謊！我們學校裏的一切同學都知道，倘若我一撒謊，事情就糟了。他爲什麼老是這樣撒謊呢？」

安特萊耶維支怒氣沖沖地咳嗽了一下，清清喉嚨。於是竭力平淡地枯燥地說着：

「我才老是叫你講真話的！我也沒有對你撒過謊，我根本就不是撒謊的人。要你自己有了綜合複雜的經驗時，你才會了解我啦。」

這時她壓抑得很久了的眼淚，突然噴湧出來，像江流一樣從面上直淌。她立刻用她的肩和手把它抹去。

「你以為我沒有經歷過複雜的事情嗎？瞧，這裏，麗沙·鮑爾喜欽珂瓦就會以少年先鋒的名義，要他的父親加入社會主義競賽呢。他原是個裝配機件的人，但不肯用力工作。他向她發了誓言——污穢的誓言——卻不願簽字，反而把那簽字的紙撕碎了，而且打了她。她來到隊裏報告了這事情。問怎麼辦。『同志們，我怎麼能跟這樣的人同住下去呢？』她說。『如果是——你不做機會主義的事，而是打了我一頓，那事情倒還好些。』」

塞爾蓋耶夫娜恐怖地捏緊了她的手。

「但這是大問題！只有大人們替你們負責，決沒有你們替他們負責的道理！你敢說那樣的話嗎？」

丹霞哼的一聲發出了鼻音，鎮靜地答辯着：

「我們大家都可以彼此負責的。我們不是資本家——不是行動不能一致的資本家呵。」

四

這兩個月，在丹霞是很難於挨度的。她的父親的黨證並沒有取消。他被撤職了一個時期，期內且不准出城，他的行動，在各種集會上，在各種機關和職工會裏都加以討論。差不多每天報紙上，只要一提到羅沙諾夫的名字，就有斥責的語詞。他逐漸地瘦弱起來了，頭髮越看越加灰白了。但當他聽到自己並沒有取消黨員資格時，卻又鎮靜起來。爲了消磨這被迫的閑暇中的可怕的時日，他就勤苦地研究了英文和數學，並且閱讀了大量的小說，他又對許多的問題加以考慮。尤其在他和丹霞談了話以後，當他竭力給她解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人們共通的原理時，他說只有中庸派，才永不會犯錯誤。丹霞並不理解他的意見。他就感覺得奇怪，丹霞爲什麼不理解他。她知道他是個誠實的人。同時更知道他的錯誤的根源卻比他的解釋要深入得多。丹霞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她還感覺到他仍然自以爲

不錯。但她的定律是一條剛強而不屈曲的：如果你已被證明是犯了錯誤，而你還是自以爲並無錯誤，那麼，這就說明了你是一個敵人。究竟在那裏呢——他的錯誤？搜索的結果，他發見了自身中的許多事情，與丹霞的新世界不必要戰或甚至有害。有時，這隱藏在細小的事物裏；在幾乎不能察知的 Slavophilism（親斯拉夫派思想）的陰影裏；在令人陷入軟弱而無望的煩悶裏去的狂野的慘痛的音號相對的俄國歌曲的愛癖裏；在他喜歡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普拉東·加拉泰耶夫式的農民的事實裏，他時而因爲舊俄的未開拓的原野而悲歎，時而因爲忘卻了的森林邊陲上曲折的古磨坊而眼裏歡喜。這一切的非難，表現在語言上，是很陰沉而愚昧的。這些似乎會把世界的和人生的本身的美降低。同時他又知道，在這些少年先鋒看來，新生活式樣的產物，甚至一個單純的和平的景緻和一片固有的人類愛，有時也會顯得矛盾。他不會把這點向丹霞吐露。像這樣的情緒是過於複雜的，當然，她還不大能夠理會。大人和孩子的相互關係漸逐化爲平泛。但好似一

座屏障——透明的却比屏障更模糊——築起在他們之間。事實很顯明的，丹霞現在很難得把少年先鋒的工作告訴他了，比不得從前她老是把這些話去打擾他。她確是長大起來了。她的世界再也不能尖銳地劃出界線來，却是已經變成光和影的一種錯綜的交織了。父親的事情，正是教她懂得她向來所不會注意的許多方面。

最後，兩個月之後，安特萊耶維支接受了新的委任狀。他被派為職工代表，到海外去工作。莫斯科的黨委會不答應讓森霞同去，所以安特萊耶維支就獨自出國了。塞爾蓋耶夫娜來跟他送別，揮着手裏的紙片給他。

「真幸運呢——你的委任狀來得這樣好。我的歌劇正在那邊表演着哩。你總能幫我忙吧。你知道我是蘇聯作曲家呵。總要有一些演說和這一類的事情呵。」

丹霞也揮手送他。

「哦，不，媽呵！你總是這一套小布爾喬亞的演說。最好你還是在這里打好草稿，如果必要，那麼就讓我們給你修改一下吧。」

他們聽着這話，都笑了，安特萊耶維克却說：

「唔，你可以到那邊來替她修改的。你來吧，好不好？你不會把我忘掉嗎？」

丹霞對着他的面孔抬起了她誠實的目光，溫柔地說：

「就是到那時，爸爸，我也不會忘掉你。可是到那時，我的生活將是不幸得可怕呵。」

他懂得她的所謂「那時」的意思，默默地替她懷着恐怖。在他跟她親吻時，他的眼眶中閃射着淚光。當她暫時走出這房間的期間，他叮囑着女人說：

「當心照料孩子。你知道，塞爾蓋耶夫娜，你對待她，是常常犯錯誤的。你是不對的——她們是有判斷我們的權利的，她們必須從我們開關的道路中去取得生活。我們是在替他們的生活搭造棚架——」當他一看到丹霞回來的時候，馬上歡快地結束着說：

「有時候，他們會把少年先鋒的紅領結賞給我們，有時候呢，就得給我們以

五

夏天到了，丹霞就到海外去和她父親碰頭。在她離家的前夕，她和葉戈爾在莫斯科徜徉。

「當然囉，別做不必要做的事。」他規勸她說。「少年先鋒的工作，在那邊是受着可怕的打擊的。然而不要忘掉這個組織——可是你們女人家總只想帽子和衣衫，以及「這是多麼便宜的香雲紗呵！」等等。」

丹霞責問似的搖着她的頭。

「哦，葉戈爾，我可不是那一流的女人吧，你以為對麼？」

葉戈爾對她的眉間和鼻端的清白和平滑的線條，投了側面的一瞥，便立刻看出了輕盈的風度和明藍的眼睛。他的心跳盪得急促了。這女孩依然站着不動。他

們已經到達了家門口。葉戈爾握住她的手，蹙着眉，分明是激勵似的，說道：

「不，你不是那種女子。你是好的。據我看，你是女子中最好的。希望你永遠是最好的——」

丹霞臉紅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縮回了自己的手，葉戈爾也就旋轉腳跟，和她分了手，頭也不回的，他說着：

「好的，准明天到車站來看你。路上一定要寫信來呵！」於是他轉回拐角上看不見影子了！這女孩在那裏呆立了一回，目送着他，然後返身進了屋子。正當她消失在門內時，葉戈爾又在拐角上出現了一次。他站着凝望着空寞的步道，懷着一股溫情的苦痛的情味——一股祇有成年人所體驗到的感覺，一股永遠不再體味的最初的優美的純潔的感覺。

葉戈爾接到了丹霞從旅途中寄發的一封信。一張小小的紙頭，塗着許多曲折的鉛筆線。信的內容也是同樣地沒有秩序的。在說了一通別的事情之後，她寫

着：

「葉戈爾，你一定要學習外國語，學通它，並且使其他的同學也學習它！我碰到了這樣難堪的一件事：有一天，和我同行的一個通譯者，不想吃早餐，於是我就獨自拿了飯票，走進大餐間去。唔，我就坐在那裏了，一個穿制服的外國侍者，走到我身邊來，可是沒有端什麼東西來給我吃，卻儘在談着，談着，談個不休。我這樣坐着，大家都瞧着我——使我徬徨得幾乎想鑽進地底去了。我的面孔，紅一陣，又紅一陣，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有一個略懂幾句俄國話的外國人走過來，替我解釋着說，我的飯票，是祇能吃中餐，卻不能吃早餐。現在，我正坐着唸書呢，而我的心也碎了，我要竭力地記這外國話：Ofen, 爐, das Fenster, 窗, die Dielen, 門——簡直把我的背骨也讀得疼痛起來了。一定要學習呵，葉戈爾呵，請吧！我們爲什麼要給外國布爾喬亞以嘲笑我們的機會呢？」

同時她在空白的篇幅上，又用極小的楷寫着：「我想，你也很好吧。」

母親

她是好像一個男孩子一樣地細瘦而又軟弱的，不過以她的女兒納絲蒂亞說來，她倒是一個胸腰袒平而身強體健的女人，決不是什麼小姑娘之流。

正是夕暮時份。女兒剛在忙於清掃她那一廂房和一灶間的寓樓。母親站立在廂房的中央，用了她的手把自己的面頰打了一下巴掌，同時咆哮着說：

『不該牛下了你這樣一個不中用的爛貨……你倒還要送掉我的老命哩……不過，你等待着罷，你的日子就要到來了罷……那時你會懂得時機是已經來不及了……』

127

她兇狠狠地咆哮着，隱含着幾分內心的苦痛，可是納絲蒂亞卻全然不對她注意。她忙着把窗幔遮掩了窗子，把黑漆的抽斗箱上的形形色色的紙屜翻弄了一

下，隨後又把蠟糞污滿了的照片上的灰塵清刷了一下。

這些照片表示着青年人的美姿，不過略帶一點驚惶的面色；這是因為照片拍得光度過強所致。

當她在照片上刷去灰塵和蠅子的污痕的時候，納絲蒂亞儘帶着一種不自覺的注意力瞧着它們，她的手隨着抹布都垂了下來，接着便沉入深思裏去了……

『是的，看着你的這些惡棍！』老婆子繼續咆哮着。『看罷，蠢材……！要是你父親活着的話，你也許可以成爲一個良家女子，可是如今還有什麼希望呢？』

到了這一瞬間，女兒的沉默是給打破了。

『你老是不斷的狗叫一樣幹麼呢？你還是別說話了罷，不說不成麼？』

他本想说幾句其他的話，可是門上忽然來了一聲敲門聲，一種非常謙和的口氣可以聽聞：『請容我走進來麼？』——他一手提挈着一頂高帽，他的抹着香

油的頭發閃爍而有光，約瑟夫·葛利高利葉維基便出現在這個廂房內了——他就是納絲蒂亞的一個求婚者，可並不是最初的一人。

「哈！哈！哈！」納絲蒂亞硬帶了破涕爲笑的意味迎迓着他。「你來得正是適當其時，又可以看看我們的幾幕活劇哩……哈！哈！哈！哈！你想，母親在嫉妬你哩！哈！哈！哈！」

她鼓着她的掌，竟然把這話重述了五遍。

約瑟夫原是一個小職員，面上有一抹稀少而且漂亮的口髯，殷勤地微笑了一下後，必恭必敬地俯身在這個老婆子的面前，囁嚅着說：

「不錯，這倒偶爾是會有的。」

老婆子默不出聲地掉轉身去，走進了廚房，在那兒的作檯上坐了下來。此後便是五分鐘之久的一片靜默。

納絲蒂亞把約瑟夫頭上的高帽隨手脫了下來，好像撫愛一樣的摸了摸帽子的

四周，坐定了後，便開始談到街上的男子們怎樣地逗起了她的不寧靜的心緒，又有一個住在她那守寡的姊姊家中的校外寄宿生，怎樣對她示愛用情，乃至她的姊姊又怎樣地爲了這個學生的事情而互相吃醋。除開這種種以外，她連聲講到一個相識者曾經怎樣地爲了他的關係而致自殺，另一個相識者又曾經怎樣地爲了她的關係而拋棄他的未婚妻，第三個相識者更曾經怎樣地爲了她的關係而離異他的妻室……這一切都是爲了她。就在最近，也還有人寫了信來，請她跟他看電影去，也還有……。

不幸正當她敘述到最饒趣味的時候，他母親的惡意的蠻橫的聲音，便從廚房裏面傳送過來了……

「鬼東西，你吹什麼大牛皮！討厭的！」

納絲蒂亞跳起身來，不自持地向四處望了一眼。她感到了煩惱和羞辱，可是約瑟夫依然不動聲色，又是默然無語；他卻殷勤地微笑起來，母親的聲音繼續不

斷地從廚房內咕嚕出來。

『什麼學生！學生！什麼電影！用情！』（她嘲弄她的女兒。）這一切，什麼鳥用都沒有！牠們只是急巴巴地企圖污辱女子罷了。過後，什麼都完了！猶如在田野裏捕風捉影一樣！結果終只是影踪全無！」

老婆子繼續地咕嚕了很久，可是如今，約瑟夫和納絲蒂亞，任何一個都沒有露出半點窘相來：他們倆是已經聽得很慣熟了。

半小時後，他們倆聽到有人在廚房內幹什麼事的聲音。這原來是老婆子在作檯上準備擱牀搭舖了。

納絲蒂亞靠着約瑟夫坐近了些，而且比剛纔更溫順地撫摸他的高帽。隨後，更靜穆地，差不多像在耳語一樣，她向他說了些學生及對她用情的方法等等……同時，約瑟夫伸出了他的手臂挽着她的胸腰，開始和她親吻……

他們倆繼續着吻了很多時候，又繼續着耳語，偶爾停頓着竊聽一下廚房內的老婆子的絮絮不休的囁囁聲，又凝神地向着門上睜着他倆的眼睛，因此他們兩人之間的事情也就一步步地分心起來了。

「還是住到自己的屋子裏去痛快些！」他們倆聽到老婆子在這樣地咕嚕着。「要我住到自己的屋子裏，那簡直是無恥的賤貨！賤貨！既沒有羞恥心，又是沒有良心！倒不如不生你的！到了禮拜一，我還是進薦頭店（傭工介紹所）去。我要去做奶母去，尋生活去。就說每月的工錢祇有五個盧布，可是至少我可以拿自己的錢去買糖買茶。我真不需要這種賤種！」

老母親的氣惱是永無結束的，然而他們倆還是對她漠不關心。納絲蒂亞是幸福的，不時因着自己的情意，歎歎氣和她的戀人擁抱起來……

老婆子是再也忍受不下了！她跳起身來，穿上衣服，把披肩披在肩上，走出

了門，想要到他的長女（一個寡婦）家中去宿夜了。

這個寡婦的寓樓，包括着兩廂房和一廚房。

廂房之一間，在最近分租給一個不倫不類的人了。另一間就是寡婦的房間。

廚房內有一張準備女傭睡覺用的空床，可是現在還沒有女傭睡在那兒。

正當她攀登曲折的扶梯的時候，母親又聽到像在納絲蒂亞家中一樣的虛矯的笑聲和她女兒的叫聲：

「你竟以爲我是這樣怪誕麼？哈！哈！哈！……我究竟有什麼怪樣子呢？」

「你簡直是又怪樣又迷人的一個女人啊！」一個男性的聲音回答着她，「你是這樣地豐富……你又是這樣地充滿着生命！」

「哈！哈！哈！」寡婦答出聲來了，正當熱烈地解釋之際，母親突然出現
了。

笑聲忽而消失了。

這個同寓者是一個形容枯槁的男子，並不是年輕的樣子，他站立在他的廂房的門口，他的背脊倚在柱子上，正在吸烟。寡婦則穿着紫丁香色的便服，坐倒在彌陀榻上，多情地弄着胸前的念珠。

「來得怎麼這樣晚，媽媽？」他靄然地迎迓着她的來賓，「門外是有風有霜，而媽這時節穿的怎麼還只是一件披肩哩？」

老婆子沒有回答。她熄滅了廚房的小燈，獨自躺在床上睡了。

「怎麼不回答我啦？」寡婦發問着，這時有點生氣了。他的難過，也不亞於她的母親。「我怕你又和納絲蒂亞吵過嘴不成？……你要知道，伊凡·安東諾維基，」他轉向她的同寓者，說：「如果你真的要找一個怪女人，那我就推薦我們這個寶貝的母親了。你要知道，她是川流不息地從納絲蒂亞的地方奔到我這兒來，又從我這兒奔到納絲蒂亞那兒去。這真是個大笑話！有時候她來和我吵嘴，

有時候又和納絲蒂亞吵嘴！這對於你，纔真是一個怪女人了罷！」

所謂「怪女人」這一句話，因為或種理由，在老婆子聽來，是對她自己的個侮辱。她從女兒的口中知道這次的訪問是不湊巧，正因為這個緣故，更使她深受了刺激不少。

「我現在躺在這塊潔白的被單上，如果你不服氣，」他咕嚕着，「那麼，我就躺到地板上去也不妨。」

隨着一種口齒不清的聲音，她就帶着那孩子般的衰弱的神態出了床，又把一些襪襖布展開了之後，便躺在地板上了。

寡婦憤恨得不能遏止自己了。她沒有納絲蒂亞那樣的忍耐。

「你難道是跑來做戲的麼？我難道得罪了你？」他一邊說着，一邊憤激地轉向她的同寓者說，「她是這樣地惡心惡意，她是這樣地存心損人！啊，你看她是怎樣地要逼我發瘋啊！我簡直忍不住了！」

『你還要把我逼入墳墓哩，』老婆子從地板上回答着。『不該生下你這樣的一個不中用的爛賤……但願他們下十八層地獄去！明天我自己決定就到薦頭店去，我要當奶母去，尋生活去。就說每月的工錢只有五個盧布，我至少也可以拿自己的錢去買糖買茶。我真不需要這個賤種！但願天火燒死他們！』

寡婦的心是紊亂透了，她想和她的同寓者繼續她的談話，他卻對她說：

『呂特米拉·范西爾葉芙娜，你難過什麼呢！這是沒有什麼的！一切的老年人都有他們的怪脾氣的。我們還是商量我們的罷。你究竟爲什麼不到我的廂房裏來呢？請來罷。那兒是很清靜，很舒服的。』

半小時後還不會入眠的老婆子，只聽着笑聲，耳語以及近似接吻的那種聲音。

……一句話都不說，老婆子急急地從她的硬床上爬起身來，把披肩披在頭部，走出門口，便無影無蹤了。

在街頭，風片打着商店的招牌，白灰從屋頂，又從步道上迎面席捲而起。

她因着夜寒的襲來，蓬亂着頭髮，捲縮着身體，把披肩緊緊地裹上全身，匆匆地來到了十字街口，突然地停了脚步，簡直不知道何處是她的去路。街道上無異於一片荒地。除了武裝警察以外，簡直是不見人跡。祇有她正在雪地上投着一個纖長的青影。

戰鬥的西班牙

二篇

唐吉訶德的故鄉

—

白牆的屋子的波動着的田野外邊的遠方閃爍着光芒。那屋子，對於我那負傷了的手臂，含有睡眠和休息的意味。兩個穿着繡花的斗篷和戴着頭巾的農婦正沿着路走向我們來。還有一個也是戴着頭巾的婦人是騎在驢兒背上。我認為她倒很相像不幸的唐吉訶德（註）裏面的可敬的婦人杜爾西尼亞·台爾·托波索那個著名的角色；總之，難道我們不是在拉曼加嗎？難道我們前面的村莊不就是塞萬提斯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出身地——有名的昆泰納爾省的哀爾·托波索村嗎？

（註）西班牙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一部長篇小說，塞萬提斯（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所作。

哀爾·托波索給了我們一個悽厲的，妬忌的見面禮。它的屋子是小小的，黑暗的堡壘。教堂的重門點綴着一把中世紀的鑰匙和貼着「反法西麥子的人民的食糜」字樣的標貼。一長列的婦人排成隊伍，到一家出賣巧克力——每人半磅——的雜貨店。全村在外觀上非常清淨，好像特地爲復活節而打掃過了一樣。跟它的清潔程度比較起來，瑪德里就彷彿是一個巨大的骯髒的兵營了。

村長以極謹嚴的禮貌歡迎着我們。他正坐在一個大銅爐的旁邊，一縷縷的煙霧，從爐上升騰到被燻黑的棟樑上。在天花板低低的房間的稍遠的一端，我看見吸着煙斗的幾個農民，他們正坐在置有變黃了的舊紙的書架下面的一個石凳上。他們靜默地傾聽着我們的談話。最初，我們觸到了一般的和政治的問題。村長告訴我：時局困苦的時代，哀爾·托波索的村民大家都忍受着苦痛，絕不訴苦，而且都用全心靈擁護着政府方面。他本人，在職分上是一個共和黨人，可是在信念上卻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雖然他也還混和着一些安那其觀念。當我問他對於社會

主義者懷着怎樣的態度的時候，他強調地說他常常是該黨的一個大大的敬佩者。此外，他說，一個人做了共產主義者怎能夠不同時地做一個社會主義者和共和黨呢？

在哀爾·托波索的二千五百居民之中，在去年曾參加了二月選舉的，僅一千一百人。這中間，二百人是贊成人民陣線的，其他的九百人——村長說到這里嘆息起來——是贊成右翼和法西各黨的。這次內戰爆發之初，十五人遭受逮捕，十人則逃逸了。別一些人，據村長說，知道了他們的方式上的錯誤，到了現在，他告訴我，政府方面，除了哀爾·托波索的鎮上居民以外，再沒有忠僕了。顯然，這全部的談話，對於村長，是很窘的。當我們談話時，他開頭就伸手向爐上取暖，他似乎是感到一陣冷感似的；接着，他又揩掉了額上的汗水，彷彿這房間已經突然變得太熱了的樣子。他有意地蹙着眉頭，嘻嘻哈哈地發着苦笑，當一個個子很高，臉色憂鬱的女孩來到，把我們的談話打斷了的當兒，就全體而說，似

乎就寬慰了不少。

「在這兒，」村長生氣虎虎地說，「你看，這就是我們本地的許多杜爾西尼式的人物中的一個。過去，旅行家常常到這兒來，可是現在，誰也不來在她的「美」上面享受眼福了。」我竭力要像一個英勇的，修煉的騎士一樣地行動，便對這年青的姑娘表示，我要看看她的風采的美，是已經很久了，因為她是偉大的塞萬提斯造成爲不朽了的，然而，年青的「美」並不理解我，村長也是一樣地不理解我。她從來不曾唸過唐吉訶德。她是文盲份子，跟哀爾·托波索居民的百分之九十和西班牙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不識字的人是一樣的。

這個女孩子的來意，是要獲得村長的核准，使她能替他的病中的父親——村上的縫衣匠——買一磅豬肉。

村長溫存地微笑了。「你知道我並不是什麼醫生，而只有醫生才能夠診斷你父親的病，才能夠因此告訴你是不是豬肉有利於他的病體。孩子呵，只要你拿了

醫生的許可證來的時候，我一定會設法給你買到豬肉的。」

這女孩子行了告別禮，很沮喪地走開了，村長說，村上的一些老百姓，是十分愚蠢的，弄得他常常被迫地替他們解釋這一些簡單的事情哩。接着，我們就進而談到經濟問題去了。

二

哀爾·托波索附近的多數民地，是屬於富農和土地小所有者的。在這里，很少土地是不雇用至少三個雇農的。也還有若干的土地大所有者，但他們全部已經跑到法西方面去了，而他們的地產，總額約二十萬公頃光景，都已被公家沒收了。村長勝利地對我說，這些地產，現在已被組成了一個集體農場了。

『集體農場里面有多少份戶口呢？』

這一層，村長沒法告訴我們。

『那麼誰是知道這一層的呢？誰在經營着集體農場呢？』

由於他的略帶含糊的答覆，我才懂得了被沒收的土地是屬於人民陣線委員會的權限以內的，這個委員會，由一切當地的各黨各派的代表組織而成。各種細目小節，例如農場的工作，分工，馬的利用等等，都由技術指導員佈置——關於這人的姓名，村長記不起來了。

我們費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找尋這位技師指導員，他原來是一個矮小的，十分機智的，說話很有魄力的人。他的開頭的幾句話，就很透澈地告訴我們：辦理這兒哀爾·托波索的所謂集體農場的，就是他，卻並不是『人民陣線委員會』。因着雇農和貧農的助力，因着被沒收了的騾兒，農具和種子的運用，他已經在十二月份和一月里面耕好了田，並且種植了麥子，雀麥和大麥。他養活着農場工作者和他們的家庭，但很貧乏。最初，每人各得同樣的口糧，可是現在呢，他已經採用了『比例分配法』一類的方法。

「集體農場的場員，多少時候集會一次呢？他們可有任何樣的行政委員會的組織嗎？」

技師指導員給我們解釋，會議的召集僅以討論政治問題爲限。至於技師問題——他似乎認爲技師問題是幾乎包括着一切事情的——場員是不聞不問的，只交給他一人全權辦理。他聽到我們說，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全然不同於這兒的情形，他驚異得很不滿意。

我問他：「把這些沒收了的土地分配給貧農和雇農，無論是個人地或是集團地，不是更要好得多嗎？」

不，村長和技師指導員都認爲這不是應辦之事。第一，他們感到雇農和貧農沒有助力，是不能耕種的。同時，最主要的反對理由是在於土地的分配是一種危險而且困難的事情。總之，村長答辯着說，土地的分配是容易的，然而土地的發還却是大難特難的。爲着那個理由，哀爾·托波索的主要長官決定，非到戰爭結

束以後，決不分配那些被沒收了的土地。

由於我的請求，我們被領導着去參觀集體農場的廐舍。這是二所堅固的石屋。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最高大的騾兒三十頭，正站立在牠們的棚欄里。在一個角落里，放着犁嘴短而且鈍的舊式的犁頭——蘇聯已經看不見了的一種農具。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牧人們正在給騾兒洗身；他們拿下了 *horns* 給技師指導員。我們從各方面獲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我們是彷彿在參觀那地主遠在外鄉而把一切交由一個他所信賴的總管人代辦的某種富農的莊地。

「你們這些農民在工作時間過後幹些什麼呢？他們怎樣的娛樂自己呢？」

村長遲疑了一番，才回答着說：「唔，你知道，我們是常常到教堂里去的。

年青的人，也一樣。並不是因為他們熱心宗教，主要的，却是爲了跟社會的接觸。在教堂里，少年和少女才能得到相見和相識的機會。而現在呢，這一切完了，再沒有什麼可以相聚的場所了，所以他們老是守在家里。我們絕不容許任何

人不提着燈走出門外的。至於老年人呢，他們就儘是睡覺。」

村長領我們到了當地的一家旅店裏。帳篷之下，幾世紀前羅西南特曾經在那兒喝過許多次的水的石槽附近，停歇着一輛汽車。我們的飢餓了的汽車夫是在旅店裏，靠着冷冷的壁爐所在，含着一臉悲哀的佯笑，察看那淒清的小油燈的幽幽的微光中的一間酒室。

但是村長把旅店主人招到了旁邊，對他作了一些立刻使這慘淡的地方變質的，富有魔力的耳語。一霎時內，爐火融融地發出聲響來了，不久以後，我們就看到一隻羊腿在熾燃着的煤火之上的，燻肉用的鐵串上面燻成褐色了。這似乎是說，在哀爾·托波索，豬肉終於是不一定要獲得醫生的證明書之後才能夠弄到手的。除了羊肉以外，店主還請我們喝『亞洛哈』(Aloja)——『亞洛哈』就是隆重的，時新的，西班牙民族特有的肉湯——又請我們喝『摩爾台羅哀洛』(Murta najo)——『摩爾台羅哀洛』就是有名的拉曼加鵝肝汁，跟斯特拉斯堡的土產是齊

名的——至於大壺的，使人酩酊的本酒，那就不在話下了。

爲了這一切，同時爲了爐火，爲了夜宿，我們的店主主要我們支付了特別高昂的代價。我們這次所化的錢，比我們住在最化錢的城市中的旅館所化的更多。不過，我得承認，這一次是我在西班牙六個月的勾留中最美好的餐食。

三

從哀爾·托波索到維拉·台·唐·法特列克，汽車的行程是不滿一個鐘頭的。我相信，要是唐吉訶德走這一段同樣的路程，他是曾經用了整天的光陰的吧。旅行家是向來不到唐·法特列克的，那兒是沒有什麼好東西可看的：它只是平凡的屋子，平凡的農民，平凡的牛羊，平凡的磨坊所在的，平凡的鄉村吧了。然而整個西班牙都知道唐·法特列克這個地方，知道它那里的農民在帝政時代，在幾爾·羅布爾斯專政時代就早會跟法西的土地所有者作過鬭爭。當執政者禁止

政治集會以及封閉「會議場」的時候，村民就會經悄悄地趕走了警察，也會對那奉命派來刑罰他們的兩營兵士用武裝抗戰到兩星期之久。法西當局終於被迫地跟他們議和。結果，會議場也啓封了，這些村民，不僅僅是常常地保衛着他們自身的權利，並且也幫助着他們的鄰村。昆泰納爾全省都很知道：倘若警察或土地所有者有虐待農民的事實發生時，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乞援於唐·法特列克的健兒之門，於是乎健兒雲集。他們每每教導別村的人們，怎樣去抵抗法西的壓迫，甚至還以身作則地指示怎樣去幹。

當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我們就被一些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熱情的羣衆包圍着了。他們和她們都要求知道關於蘇聯的一切情形，人民在那兒怎樣的生活，對於西班牙戰爭又持着怎樣的態度，希望克服什麼人等等。在答覆中，他們告以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的種種憂慮和他們的種種成功。

唐·法特列克的居民，跟哀爾·托波索人數相等。但是從唐·法特列克趕赴

前線的有四百人，不像從哀爾·托波索的只六人。其中有十二人已經爲民主國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了。他們的姓名已經被畫在青青的長春藤的花圈所點綴着的，黑色的紀念畫卷之中。

唐·法特列克的農民用了其他方法，幫助攻打法西斯主義者，這村莊瑪德里有六十三英里。村長和『人民陣線委員會』已經組織了一個正規的食糧供給運輸線，到被圍的城市裏去。每天都有兩三輛貨車所載的麵包，乳酪，馬糧，酒類，肉類和蔬菜被運送到瑪德里去。

『你們怎麼會有充分的鮮肉的呢？在哀爾·托波索，甚至連供給病人的鮮肉都尙且不夠呢。』

村民們聽到這句話便蹙起眉頭。

『哦，是的，夠是夠的！唯一缺乏的東西，只是誠實。在哀爾·托波索，他們有跟我們同樣多的鮮肉，不過，委員會是准許人民儲藏它的，否則他們就實行

私賣——不是賣到瑪德里，却是賣到東部去。他們在那兒賣到好價值。至於我們，我們却有嚴格的規定：如果任何人從東部去買我們的東西，我們就說我們固然有食品出賣，可是不能賣給他們，因為他們都到瑪德里去。任憑他們說什麼話都不能改變我們的念頭。我們是不管什麼文件不文件的，對於威嚇的話更是不在心上。但當瑪德里人來的時候，我們就早已知道怎麼辦了：我們把東西裝滿到貨車上去，多少價錢是在所不計的。再者，鮮肉也可以在村上的肉店裏買得到。」

真的，大街上，有一家很清潔的小肉店，在那兒，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買到兩基羅的羊肉。這是當地的出賣食物生產品的合作社，它的支社有時銀根缺乏，那麼，也可以拿糖，咖啡，火柴和石油來兌取食物。村上還有一個包括雇農和村上手藝人這些份子的農業勞動者的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會取得一部分沒收了的土地充作該會之用，其餘的七百公頃，則已分配給有所要求的一切貧農和雇

農之間。

『暫時地，我們採取着一種規定，』他們說：『我們把土地分給所有需要土地的任何人。讓他靠自己的能力去種他的田，賣他的農作物。這樣的處理方式，對於人民，對於軍隊，可說是兩得其利。往後，如果必要的話，我們要把土地重新分配一下。總之，無論如何，只要我們有土地，我們就得利用土地。』

好意的唐·法特列克村民不肯讓我們離開這裏。一羣的村民領導着我們走遍全村，指示給我們以一切值得注意的事物。有一處是他們曾經建造過一座攻打羅布爾斯的憲兵的堡寨；有一處是鐵匠兼忠實同志安吉爾·卡·萊拉陣亡的地點。有一處是必須參觀的屋子；這屋子的主人昨天產下了一個雷馨兒，取名約瑟·約瑟——兩個約瑟——爲着表示對於約瑟·狄亞慈和約瑟「夫」·斯達林的敬意。在另一個屋子裏，開設着一個專門教授文盲份子的夜校，教師是一個共和黨人。

唐·法特列克的最大光輝，是舊日的會議場，這也就是村民曾經跟兩營兵士作戰過的地方。這是建於帝政時代的古蹟。村上的每一個人，對於這座屋子都會經貢獻過一些東西——一塊石頭，一個木材，或是一框玻璃。我們覺得這是一座很小的屋子，差不多像一個兵營一樣。這是無生氣的，屋內安置着一排排的沒有油漆過的木椅。如今，他們已經有了另一個會議場了，那地方，在從前是一個鄉村俱樂部，構造很好，裏面還有軟軟的座椅和床榻以及本省的富豪所能設法製造的一切舒適。但政治的集會似乎是常在老屋子裏舉行的。

「爲什麼呢？」

「因爲那座老屋子曾經有過更可敬重的歷史。」

四

在這兩個鄉村之間，相隔雖只十五英里之遙，然而相差是多麼厲害呵！在哀

爾·托波索，我們看見了一種難以遮掩的敵意，民主國的繼續不斷的機械破壞，一個真正富庶的社會中貧困的外觀，財富的蓄積和雇農貧農的被榨取狀態。這是一個真正能使社會領袖預料到財產所有者的酬報而不把財產獨佔的虛偽社會。在唐·法特列克，我們看到農民參加着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一種積極的，熱誠的鬭爭。

這種差別將給以怎樣的解釋呢？能否說哀爾·托波索的人民較唐·法特列克的人民富庶呢？我想並不是這樣的。在唐·法特列克，擁有十五，甚至三四十公頃土地以及許多牛羊和大宗農作物的富農，在百分比上是很大的。但是即使那小康的農民，他擁護着政府，把自己的兒子派赴前線，幫助給養軍隊。這在民主主義的各黨各派的工作裏面可以獲得說明。在唐·法特列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別的民主主義者已經活動得很久。他們向農村解釋農村利益之所在，教導農村怎樣去保護自身的權利，而不爲法西斯主義的土地所有者侵佔，同時又在村民中灌注健全的認識，而不要妄信不負責任的極端派。結果，農民很認識他們從

民主政府方面所能期望的是些什麼。他們也認識他們從佛朗哥那方面所能期望的是些什麼。

在哀爾·托波索，『人民陣線委員會』僅僅是一個偽善的銀幕。農民的生活已經被逼到狹隘的辛狄加爾的限界了。而實際的政治工作，却落在一些潛伏在緊閉着的教堂周圍和黑暗而沉默的屋子以內的殘餘的法西主義者的手裏去了。

哀爾·托波索和唐·法特列克，是西班牙鄉村中間可爲代表的兩個極端。在這兩極之間，正保留着農村經濟和農村政治的一切陰影。政治的成績，在各個村莊，各個田場，各個農民家庭中，都很顯而易見的。凡是各黨派對鄉村給以相當的注意，而維護着法律，秩序以及居民的利益的，農村就報以驚人的英雄主義和大公思想。但如果政治工作只限於形式的執行，只限於被動的服務，只限於到牆頭上貼貼宣傳標語，那麼，人民就只會站着旁觀，等着看究竟是誰會獲得勝利之後，他們才決定熱誠地獻身於這一邊，或者獻身於那一邊。

偉大的燈塔

十一月十三日，巴什吉爾自治共和國是在烏霞的文化宮裏舉行第十次非常的代表大會。大會是要討論巴什吉爾議會主席茹非洛夫同志關於蘇聯新憲法草案的報告，結果是一致通過了。大會向斯達林，莫洛托夫，加里甯同志們以及英勇的西班牙共和國致送了賀電。

我在本地報紙“El Tiberai”上面讀着這段新聞。這一張印刷很壞的報紙，是瑪德里刊行的自由黨的唯一的機關報，因為法西斯的軍事封鎖，已經奪去了瑪德里的新聞印刷，而德國的飛行家也已經用了一百二十公斤重的炸彈把原有“El Tiberai”的印刷工場炸光了。

這張報紙裏面所發表的各項消息，是並不正確的。可是對於烏霞這名字，我

當即誤爲了烏發，同時對於巴什吉爾議會的主席茹非洛夫這名字，也當作了我的朋友巴什吉爾，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長阿夫沙拉·泰琪洛夫了。然而，倘若不是從烏發，從納爾契克，從莫斯科來的話，那麼，這種國家當局發給西班牙民主共和國的賀電，試問還有哪一國會送發出來呢？

瑪德里的自由黨是很知道這一點的。除了從烏發來的電訊以外，他們的報上差不多就沒有什麼國外消息。從前曾經有某種歐洲。從前，在倫敦曾經有某一個路易·喬治，在巴黎，曾經有某一個台爾波。代表團來來往往，從一國走到別一國，演說詞在萬國議會間的宴席上舉行，酒杯的碰響，就是友情和忠誠的表示。然而，當佛朗哥將軍在他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僚友的支持之下派遣了大軍進攻西班牙，以圖建立他的軍事獨裁的時候，一切有名望的朋友們都突然不見了，也從此不再談到各個民主國家之間的相互扶助了。雖然如此，但瑪德里的自由黨黨員們知道現在是存在着某一個巴什吉爾自治共和國，而且知道這一共和國對於西班

牙民主共和國還表示着積極的同情；他們更知道西班牙勞動者們久已知道了的一切。

在這種關係上，要判斷莫斯科的非常代表大會的不可限量的重要性，那是困難的。

在許多的國家，布爾喬亞德謨克拉西已經被法西斯主義毀壞了。它若不是像在德國那樣自殺了事，那麼它便一定是像今日的西班牙這樣負起真正的武裝鬭爭，而在普羅列塔利亞和農民裏面速求聯絡。

但在這種聯絡之中，勞動者羣並不是一種低微的，可憐的關係。它充滿着精力和勇敢；它參加鬭爭，團結一致，而且充滿着決心；它自有它自己的德謨克拉西王國的理想，而且實際地已經實現了這一理想了。到了明天，它，作為事實而出現，以蘇聯新憲法的姿態，在莫斯科的克林姆宮出現。

我簡直不能想像，比我現在寫上這幾行文字的夜晚更黑暗的夜，到底還有沒

有。在外面，哨兵是當心地隱藏着他們的香烟的火光。商店正遮着它們的百葉窗；一切的窗戶都深深地遮上着重帷。在雨後，受傷的人們正在呻吟。大砲正對準着瑪德里放射它那足以毀滅一切的砲火。這是克虜伯軍火工場的出品——從前是德皇威廉的軍火製造家，現在是後繼者希特勒手下的軍火製造家。轟炸機在屋頂上轟轟地響着——這都是容克斯飛機——德帝國主義的九頭鳥。坦克車在橋頭響過，拚命要衝破瑪德里的防線——這些是墨索里尼的坦克車。整個的世界反動勢力，都集中向瑪德里進攻，正想把瑪德里奪到它的鐵掌裏面去。爲些什麼原因呢？簡單的，唯一的原因，是：這一城市和這一國家要過一種自由生活，而不肯被迫地屈辱於國內和國外的壓迫者。

受着這種夜宴會的恐怖，歐羅巴是退縮回去了，政府——國家和政黨的主腦——那些在明天將被這種烈風暴雨嚇倒的人們，一些都不從事於鬭爭的嘗試，小心翼翼地逃避着爭端，像怯懦者一樣，畏畏縮縮地，卑躬屈膝地，只是白白地幻

想着法西主義能靠着懇求而抑制下去，希望着用賄賂和讓步的手段能把法西主義收買下來。只有全世界的普羅列塔里亞，在黑暗的，寒冷的夜里兀然地獨立着。他們是富於自信的，向着外界的冷酷挑戰，保持着他們在巷戰中的崗位，緊緊地堅執着他們的來福槍，槍上正滴着潮濕氣，同時他們繼續利用他們的凝視的眼光穿透着濃厚的黑暗。他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們本國著名的政客和大臣們所不能而且不願看到的一切。他們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他們的保衛瑪德里這一舉，也正是保衛了巴黎，倫敦，哥本哈根，和日內瓦；明明白白地看到了倘若法西主義強盜在今天勝利地破壞了西班牙的德謨，克拉西以及壓倒了西班牙的人民，那麼，法國人，英國人，捷克人和歐羅巴以及全世界的各國人民在明天都將被法西主義所轟擊。

這個偉大的燈塔——莫斯科——從遠遠的地方，通過黑暗的世界，射發着塔上的光芒。在莫斯科的克林姆宮裏面，大廳上擠滿了人們。只有在這裡，在這宮

里，在這城里，在這國家，才知道法西暴徒是沒有什麼可怕的。同時，在那裏，這個時代的一位最自信的，最勇敢的，最剛愎的人，這個偉大的國際公民，走上了講壇，向全國，向全人類宣布着勞動人羣的自由和權利的憲法。

這個文獻，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東西，足以使在反對帝國的戰鬪中匱乏了肉體而傷毀了心神的男男女女們注滿新鮮的精力和勇氣。

『是的，我們是足以戰勝敵人的。』勞動者，農民，知識份子，獨自面向着法西的惡魔，這麼說。是的，這一切都是真實的，這一切都不是什麼夢。

是的，我們是可以戰勝敵人的。是的，這一切都是現實，雖則是首先並沒有獲得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許可和應諾。活着的，呼吸着的一切，就有蘇聯新憲法保證着。這種無敵的力量，『新興』〔註〕的德謨克拉西，是活着而且繁榮着。它站在一切人類的眼前，它能夠接近到一切人類的身邊。這種德謨克拉西，不單

（註）原文是“Soviet”，今用「新興」一詞以替代。——譯者。

單是想到本國自己。在他們的大會裏面，巴什吉爾共和國的人民不僅僅議到他們自國的事情，還議着西班牙的事情。他們給瑪德里打了一通致賀的電報。而且不僅僅是賀電吧了：瑪德里的母親們和孩子們所吃的麵包，肉類，和牛乳方面，也正有着從巴什吉爾以及蘇聯的一切人民送來的東西。兩年以前，當阿斯脫里亞的礦工們爲反動的武裝勢力鎮壓而且擊退之後，而不得不離開他們的本國，他們便找到了一個新的家庭，在蘇聯德謨克拉西的保護之下找到了麪包和工作。據說，這一件舊事曾經使希特勒和佛朗哥發生了不快之感。

在這種沒奈何的境遇中，西班牙的，德國的，和中國的勞動者們，獲得了巨大的慰安和鼓勵的源泉。蘇聯及其德謨克拉西，是存在着，對無論什麼都不害怕，而且什麼都不能毀滅它。因此，誰都有戰鬥的能力，而這種戰鬥是值得說說的。這確有取得勝利的可能，確有享受它的成果的可能。一支從燈塔上射來的光線，足以穿透那處處有死神潛伏着的，黑暗的瑪德里之夜。而這支光線

是不會隱沒的。誰都永遠地不能消滅它。讓我們把尊榮和名譽歸於這個在資本主義的暗影中高高地擎起着燈光的人——約瑟夫·斯達林吧！讓我們把尊榮和名譽歸於這些正在驅逐着世界暗影的人民吧！

日記及其他

二篇

日記斷片

—

今天，正當我在觀望着一個帶有孩子的，穿着乳白色的襪子的早熟姿態的漂亮姑娘站在特羅依茨基橋上面，用她的戴灰色手套的手扶着橋欄，似乎在準標投入尼伐河的時候，我看見她對着月亮伸出一個粉紅色的尖而小的舌頭。

月裏的老人，空中的狡黠的狐狸，正在向着一重污黑的雲塵悄悄地飛逝過去。他是很魁梧的，面頰是緋紅的，彷彿是喝飽了酒的樣子。這姑娘是在十分熱烈地爲他感受着煩惱，甚至充滿着復仇的感覺——至少，在我看來是這麼的。

她使我喚起了一向有謎樣的感覺的若干『特點』的迴憶。不論什麼時候，只

要我觀望到一個人在他孤獨時候怎樣地行動，我就時時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說他是『瘋狂的』——此外，我再也不能找出其他的語彙來說明它。

二

我首先注意到這件故事：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少年，有一個戲班子的小丑，名叫龍達爾，是個英國人，他沿着一個馬戲團的黑暗而且荒涼的跑道上散步着，對着一面鏡子脫下了他的高帽子，儼然地向自己的影子鞠躬致敬。除了他自己以外，跑道上並沒有其他的人。那時，我正坐在他頭頂上的水塔里面，因此，他沒有瞧見我，當他鞠躬致敬的當兒，正巧是我從水塔裏探出頭來的時候。這個小丑的這種行動，把我沒入了暗然的，不愉快的思想之中。他是一個小丑，加上他又是一個英國人，他的職業——或者說他的技藝——是存在於他的『怪癖』裏面。

三

其次，我注意到一個鄰人，A·柴霍甫：他正坐着在他的花園裏，作着無效的嘗試，他想用他的帽子捉住一縷陽光，想把陽光和帽子一起套在他的頭上。我能夠理會着，他的失敗的嘗試是給了這種陽光的追求者以苦痛的；他的臉部逐漸地漲紅，漲紅，終於呢，他把帽子拍擊他的膝部，然後又以一種迅速的動作，把帽子放到他的頭上，怪不耐煩地把他的狗也趕跑了。接着，半閉了他的眼睛，偷偷地瞧了瞧天空，才蹣跚地走回家去。一看到我正在門廊下，他便微笑着說：

「你早！你可會唸過倍爾蒙（註）的詩句：「太陽發散着草香」嗎？傻透了，可不是？在俄羅斯，太陽發散着客山狗肥皂臭，至於這裏呢——却又發散着縫鈕的汗臭呵！」

仍然是柴霍甫，他又作過一種正直的試驗，將一枝紅色粗鉛筆插入一隻小小

（註）俄國著名戲曲家小說家。一八六〇——一九〇四。——譯者。

的藥瓶的瓶頸間，由此而把物理上某一定律打破了，正好像把瓶子打破了的一樣。他用着一個科學家從事一種實驗的沉默的頭強性，不屈不撓地進行試驗。

四

里奧·托爾斯泰，有一次，曾用一種低弱的耳語，對着一條蜥蜴說：『你可幸福嗎？喂？』

這條蜥蜴，正爬在杜爾堡途中生長着的灌木底下的一塊石頭上取暖，托爾斯泰站在那裏觀望它的當兒，他的手是插在他的皮腰帶之間。這時候，他小心翼翼地向四周張望了一下之後，這位巨人對着蜥蜴密語似的說：『至於我，我是沒有幸福呵！』

五

鐵克文斯基教授，化學家，坐在我的餐室裏的時候，對着那映在銅製的茶盤

裏的他自己的影子說道：『哦，老傢伙，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影子沒有什麼回答；因此，鐵克文斯基深切地嘆了一口氣，開始用他的手掌謹慎慎慎地把茶壺的光芒磨擦掉，皺着他的眉頭，按住他的鼻子——這鼻子跟一隻未長成的小象的鼻子差不多。

六

我聽得人家說：某一次，有人看見 N. S. 列斯柯夫（註）獨自地踞在桌上，手裏把一縷棉花高舉在空中，然後讓它降落到一個磁碗裏面，他又俯身在碗口上傾聽起來，很顯然的，他是巴不得棉花在落入磁碗的時候會發生一種聲響呵。

七

祭師，F. 拉第米爾斯基，有一次，把一隻靴子放在他自己面前；對着它動

（註）俄小說家，晚年熱中於托爾斯泰的社會主張。一八三一——九五。——譯者。

情地說：『現在——讓開吧！』接着說：『啊，你可是走不了嗎？』接着，他又懷着尊嚴和自信添說了幾句話：『瞧呵！你是怎麼也不能離開我，到任何地方去的呵！』

『什麼事呵，老伯？』當我正在這時走進他的房間的時候這樣地問了一聲。

他凝神地瞧着我，解答着說：『就爲着這隻靴子哩。靴底是全部破了哩。

唉！現在，他門竟做出這樣可憐的靴子來了！』

八

我常常注意着，人們在孤零零的時候是怎樣哭笑的。一位著作家，一個純然懂得節制而從不狂飲的人，老是在他孤零零的時候哭泣一場，口嘯着一曲『絞絃琴』(註)的古調：『當我獨自上街時！』他的口嘯是像一個女人一樣不成的，他

(註)英文謂之Murdygandy，本有二義：一是絞絃琴；一是沿街奏樂者所用的一種手風琴。譯者

的嘴唇是戰顫着，眼淚從他的眼框裏慢慢地滾出來，掩藏在他那暗沉了的頰鬚和鬚鬚裏面。有一天，他在某旅館的一個房間裏哭起來了，他的背脊倚着窗戶，伸着他的手臂，有游泳的動作；然而這並不是爲的練習，因爲這些動作都是慢吞吞的，既沒有力量，更沒有節奏。

然而，這並不足怪：笑和淚，乃是健全的和本然的精神狀態；它們是並不惱人的。人們在田野間，在森林中，在平原上，在大海上的孤寂的夜禱，也是不足爲奇的。

九

我那住在克尼亞幾·特伏爾的鄰居，一個伏洛諾伊的土地所有者，在某夜，偶因一時迷誤，闖進了我的房內，半身一絲不掛的，但人是完全清醒的。我那時正靜靜地躺在在床上，燈火是早已熄滅了的。房內灑滿着月光，從掛在那裏的布

的隙縫中看去，我見到他的枯澀的臉孔上推着一臉離奇的微笑。他正繼續着低聲的自語：

「在那一邊的是誰呀？」

「是我。」

「這兒不是足下的房間呵。」

「哦哦，我請您原諒！」

「請……」

他停住不說下去了，只管向房內的四周張望了一下，在鏡子裏望見了他自己的頰鬚，情不自禁地高興起來，開始輕輕地唱着歌：

「我闖進了我不該闖進的地方，地方，……我怎麼竟會是這樣荒唐，荒唐，荒唐？」

唱了之後他仍然不離開這房間，却是拿起了一本書，把書的封面倒翻在桌面上，向着街頭瞧出去，高聲地喊叫着，似乎在怨罵什麼人的樣子：

「現在呵，亮得如同白晝一樣——而在白晝裏，却反而暗得厲害，可怕得厲害。真是一種巧妙的擺佈，可不是嗎？……」

於是他一邊顛起了脚尖，一邊伸張着他的手臂，爲的是要取得全身平衡的姿勢，謹慎慎地毫無聲響地把門帶上，就走出去了。

一〇

看到一個小孩用他的手指撕下一本圖書裏面的一幅圖，是並不很異樣的；然而，要是看到一個科學家，一個教授幹這一類的勾當，而旋着頭向四下張望，傾聽，似乎怕被人家覺察到他的這種行動的時候，那才實實在在是可怪的。

這樣的一個教授，很顯然的，是相信着這種印刷品的圖畫是能夠從書上撕下

來，而且能夠偷藏在他的「背心」的口袋裏去的。他一再地認為是成功了。他從書上撕下什麼東西來，像夾住了一個錢幣一樣在手指裏舉起來，想設法塞入他的口袋去；可是，接着，一看了手指，他就皺眉了，把這畫圖拿到光亮的地方，重新開始堅決地要把深印着的印象抹去。最後，知道了這是沒有結果的，他就把書丟在一邊去，跨步走出房間，怒氣沖沖地蹬着腳。我這時才細心地察看那本書。那原來是一本德文版的工藝書，裏面有着關於各種電機和電機構造的各部分的插圖。那裏面，並沒有一幅圖是黏貼在書頁上面的，因此，很顯然的，書上的任何一件印刷物都是拿不下來，都是滑不進口袋裏去的！

這位教授，或許也很知道這一點的吧，雖然他並不是什麼技師，而只是一個人文科學的教授。

當婦女們耽玩着長期的遊藝的時候，或是忙於打扮的時候，她們往往是慣於自言自語的，然而有一天，我以整整的五分鐘光陰，察看着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婦人在獨個兒地喫着糖果，並對她那向空舉起了的，夾在一副小鏟子裏的一塊一塊的糕餅說話：

『啊，我要把你喫掉了！』接着，她要把它喫了，忽又發問起來：『喫掉誰？』

『唔，我難道不？』

接着，又說了：『我要把你喫掉了！』

『我難道不？』

那時候，正是夏天薄暮時分的五點鐘光景，她是坐在靠近窗前的一張安樂椅裏，大城市的喧囂的聲響從街頭傳送過來，充塞了這個房間。這婦人，臉色是認真的，她的灰色的眼睛熱烈地釘視着她那膝頭上的糖果……

在一家戲院的走廊下，我曾經見到過一個美貌的，黑髮的婦人，她是在開演之後遲到的，她便站在鏡子前面，整一下頭髮，對着什麼人在用一種深思而又相當高朗的口氣說：

「然而還是——人還是非死不可嗎？」

走廊下，除我以外，是沒有人的，因為只有我也是遲來的一個，不過她並沒有注意到我，即使她注意到了我，我只希望她不會對着我想到提出這麼一個不相配的問題！

是的，許多人在孤零零的時候，展示着這一性質的『特點』。這兒是另一例

證：

亞歷山大·布洛克，正站在一家公共圖書館的樓梯口用一枝鉛筆在一本書的空白處塗寫着一些什麼，突然的，他扶住了欄杆，作讓路給什麼人的一種禮讓的樣子。那時候，我正密切地在旁察看着他，可是並沒有見到什麼人走過他的身邊：

：我正站在樓梯頂上，當布洛克的含着微笑的表情的那個眼睛，同時目送着走過他身邊的什麼人的那個眼睛，碰到了我的凝視的眼光——也許是一種驚異的凝視——的時候，他的鉛筆落到地上了，他便扶下身子去拾了起來，問：

「我可是遲了嗎？」

叭兒狗的書信

那天因爲雨下得很大，我便穿上了舊外套，並且帶了一柄雨傘。街道上一個人也沒有，祇看見幾個把披肩籠罩到頭頂上面的婦女們，以及若干撐着傘的店夥們。周圍什麼上層社會的人，都沒有，却有一個跟我的身份相彷彿的小小的公務員。我看見他正在十字路口，我便自言自語道：『哦嗚！老兄，你要不是不上衙門去嗎？你是在釘前面那女人的梢嗎？你是在凝視她的大腿嗎？』我們這些小官僚，真是野獸啊！處處老鴉一般黑，無論那一個官僚，都是這麼一副鬼樣；好像不湊近女人的帽子邊，就看不見它的一樣。

我正在這麼想的當兒，便看見一輛馬車向着我走過的一家店門口直駛而來。我當時就知道這輛馬車中的人是誰；原來，這就是我們的指導員的馬車。我又

想：『這時，他不至於出來買東西的吧，那麼馬車裏坐着的，一定是他的女孩子了。』

我駐了足，背靠着牆壁。車夫把車門打開時，她便像一隻鳥似的飛出來了。她的眼睛向四下裏環顧了一下，多麼奇怪的一副眼光喲！願上帝保護我喲！我糟糕了喲！她在雨天坐馬車出來，究竟是爲什麼事喲？人們可不是就要說女人太不講究服飾了嗎！她是不認識我，而我又故意地蒙着頭，不使人認出我，因爲我的外套，渾身是泥濘，而且樣式是太不時髦了。她們現在是穿着深色的坎肩，而我所有的小坎肩，却根本不成其爲坎肩，並且布料又不好。

店門開了，她的叭兒狗始終不會走進去，依然留在街頭。我知道這隻狗，名字叫做美濟。

一會兒後，我突然聽得一個低微的聲音，說：『早安喲，美濟！』噢！奇怪極了！這是什麼意思？是誰說的話？我回頭一看，祇見兩個女人撐着一柄傘，一

個是老婆子，一個是少婦，可是她們倆都很快地走過去了。

突然，我又聽到，『哦！美濟，好不難爲情啊！』該死！美濟正在和那兩個婦人所牽着的叭兒狗，彼此嗅來嗅去呢。

『我想』，我這樣自忖起來：『我一定是喝醉酒了！』然而我是難得喝醉的。『不，飛德婁，你弄錯了喲！』我確然聽到美濟說着這幾句話——我早已——汪汪——我早已——汪汪汪——病了喲。

那時候，那地方，是的，我真是奇怪透了，不知道叭兒狗爲什麼也能說人們的言語。但是到了後來，當我加以考慮之後，我就不以爲奇怪了。真的，世界上確是不乏這一類的奇事。據說，在英國，有一尾魚，曾經說過兩句話，很奇怪，聰明人把它想了三年，終於還想不出它的意義來呢。此外，我還記得，在新聞紙上面，讀到過一段新聞。說有兩隻牝牛，走入店門，要買一磅茶葉。然而我不能不引爲奇事。我聽見美濟說：『飛德婁，我早早有信要帶給你；可是小兒波

爾幹還不能帶信。」啊！假如是從前我聽得狗會寫信的時候，我想，我是會掉落我的薪水袋呢！這簡直是希奇古怪的事。近來，我真是見識到不少旁人所未見未聞的事。

「我一定要緊跟那隻叭兒狗，」我自忖着，「一定要考察它是什麼東西，它的思想又是怎樣。」於是，我把傘收攏，跟在那兩個婦人的背後走着。她們走到戈羅訶瓦亞街，轉了彎，到密喜昌斯加亞街，這時穿入了一家木匠舖，終於走到了柯柯喜京橋畔，在一所大屋子前面停住了。「我知道那大屋子，」我心中這樣想：「那是特維葉訶夫的房屋。」真可怕！那裏面住的人數這麼多，又有很多的異鄉人和女傭人；至於我的同事們，他們也都裝載在那兒。好像狗兒一樣！我有一個善吹喇叭的朋友，也是住在那兒的。那兩個婦人走上了四層樓。「算了，」我心頭這麼轉了一個念頭：「我現在再也不要走進去了，我祇要留一個記號在那地方，利用這最初的機會也就很可以了……」

午後一點鐘，我動身去訪問飛德裏。我最聞不慣椰菜的氣味，偏偏密喜昌斯加亞街的菜店都蒸發着椰菜氣；同時，又從每家的圍場中吹來一陣臭氣，使我不得不掩住鼻腔，竭力奔避。還有一些令人討厭的工匠，從他們的工場中，拋出了許多的火煤頭和煙，使行人不敢走在街上。當我來到五層樓上的時候，我便揷了一下鈴，走出來的是一個女子，面貌不惡，可惜微有雀斑。我認識她；原來她就是一個在路上邂逅過的，伴着那老婆子一同走路的少婦，她微微地臉紅了一陣，問道：『可有什麼貴幹？』我把來意說明道：『我來訪問你家的叭兒狗。』那女子呆瞪了；我頓時看出她是呆瞪了。

就在這個瞬間，叭兒狗一面狂吠，一面奔來，我想去捉住牠，可是這無禮的小東西幾乎把我的鼻子都要咬去了。終於我瞥見室隅的牠的筐子。啊！那正是我所需要的東西。我走近它，把稻草倒翻，我頓時歡喜異常，因為我發見了一束的箋紙。這時，猓獺的小叭兒狗便咬了我的大腿，一看見我已經取得了牠的箋紙，

牠就開始對我搖尾乞憐，假哭嬌啼。可是我對牠說：『不，小寶貝；我們再會！』我便衝出去了。女人也顯得很惶恐，我想，她一定是把我認作瘋子了吧。

燭光裏，我的目力不能讀什麼東西，所以一到家裏，便想開始工作，讀信。可是，不行，瑪芙拉一定是在洗地板吧。這些獸頭獸腦的芬蘭老媽子常常不好好地選一個時間去洗地板，實在太不知趣了，然則我以為還是散步一回，思考這件事情吧。最後，我終會考察出他們的一切事情，他們的一切思想，他們的一切線索；總之，這些書信就會把一切都展開在我面前的。狗——一種聰明的動物；牠們瞭解着一切的政治關係；因此，毫無疑問的，一切都在這兒了——這男子的肖像，以及他的一切事情。而且，毫無疑問的，還有關於她的一些事情，她——不打緊——別說了吧！

晚上，我到得家來，躺在我的床上，消磨我的時光……

現在瞧吧！這封信是頗為易讀的；不過，這裏面關於風格方面，畢竟免不了

一些兒狗氣。且讓我們看下去吧：

「我的親愛的飛德婁：

我仍然稱呼不慣你的小名。他們爲什麼不能給你取一個好些的名字？飛德婁，露莎，這些名字是何等低級趣味！好在這是不關本題的，由它去吧。

我很喜歡，因爲我們已經同意於通信。」

這段文字，寫得很通順；標點方面，甚至拼法方面，都完全沒有錯誤，我想，我們衙門裏的什麼科長之類，雖曾受過大學教育，然而寫起信來，恐怕還沒有這樣美好吧。再讓我們看下去吧：

「在我看來，我們把我們的思想，情感以及印象，和人們共同享受，乃是世界最大的幸福之一。」

哼——這段文意好像是從什麼英譯的德國作品中抄錄出來的——我可記不清那一部作品是叫什麼書名了。

「我雖是很少閱歷過我們的屋外的世界，但是我是憑着經驗說這句話的，我的生活，過度得很平和，很快活。我的女主人，爸爸叫她莎菲。她是很熱情地愛我的。」

啊！啊！不打緊！——不打緊！別說了吧！

「爸爸也往往撫愛我。我喝茶，喝咖啡，是接着乳酪的。啊，親愛的，我實在說不出什麼理由，我們的小波爾幹究竟爲什麼會在廚房內吞噬那已被人喫光了的大骨頭而快樂。骨頭這種東西，倘在玩弄的時候是最好的，倘沒有被人喫喫過骨髓，那也是最好的。和菜蔬一同喫下，是很好的，但是『續隨子』和草木植物卻沒有好味道；但我以爲最壞的習慣，就是把麵包滾成小球，卻又給狗喫。有些紳士們，坐在桌前，掌中滿握着骯髒東西，卻又用他的手搯滾一片麵包，然後喚你來，把它放入你的口內。却之不恭，因此你就吃了，固然是恨恨的，然而你祇能吃下去。」

這些廢話，要來幹嗎？難道是沒有比這一大堆廢話好些的話可說嗎？且讓我們看看次頁吧；那賊許要生動些吧。

「我要以最大的快樂，報告你我屋子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我已經說起過

菲非叫他爸爸的那個紳士。他是一個十分奇怪的人物。」

啊，現在畢竟不錯！是的，我知道這個。他們是以政治的觀點考察一切的。

讓我們快看爸爸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吧。

「他真是奇人！他不大講話。但在一星期前，他却突然地自語道：『我要它不要它呢？』有一次，他也問我：『美濟，你以為怎樣呢？我要它不要它呢？』我當時不解其意，於是嗅了嗅他的皮靴，便走開了。此後，親愛的，一星期後，爸爸便喜歡得很。一早晨，許多穿禮服的紳士們來訪，恭賀他這樣又那樣。宴客的席間，我從未見過他這樣地快活。

『啊，他的野心勃勃！我必須注意這一點。』

『親愛的。再會吧！我必須去了。明天，我可以把這封信寫完了。』

『哦，早安喲！我又和你相見了。今天，我的女主人——莎菲。』

哦，現在，我們可以見到關於莎菲的一些事情了。混帳！混帳！——不
打緊，不打緊！讓我們看下去吧：

『我的女主人莎菲，是亂七八糟的。她要赴跳舞會去了，這件事很使我高興，因為她一走出，我就可以給你寫信了。莎菲雖常在穿起舞衣的時候感到吃苦，但是對於跳舞會，却完全一心一意的。親愛的，跳舞能有什麼樂趣，我真是不解。莎菲回家，總是在次晨六時，她的面色顯得特別青瘦，我想是因爲隔夜並沒有東西喫過的原故。我認爲我是不能像她那樣生活的。假如我沒有得喫山鵝炒菜，或鷄翼膀，我——我真是不知道將如何是好了。我也愛喫布丁，炒菜，可是紅蘿蔔，蕪菁，薊類，都不合我的胃口。』

這是何等參差不齊的作風啊！誰讀它，誰就可以看出它不是人類的作品；開頭很像樣，很適切，而其結束的形式，竟是十足的狗相。讓我們看看另一封信吧。這好像是長的一封信。哼——日期却沒有寫明。

「哦，我至愛的啊，我是怎樣地感到了春天的降臨了！我的心跳動着，似乎在憧憬着什麼。我的耳內，好像在不斷地歌唱着，所以我常常舉起一隻腳，站在門口，傾聽好幾分鐘。我老實告訴你，向我求婚者真多啦。哦！你得知道，其中的幾個求婚者是多麼討厭啊！有時候，來的是一隻粗大的，雜種警犬，蠢得真可怕——這蠢相，你可以從牠的狗臉上看得出來的——牠常常在街上高視闊步，自以爲他是一個重要的東西，自以爲任何人在瞻仰牠的風采。絕對不——我毫不注視牠，猶如不會看見牠一樣。有時候，來了一隻可惡的猛狗，站停在我的窗前。假如這猛狗直立起來時，（我想牠或許不懂得這玩意兒的吧）他就會比我們的莎菲的爸爸高出一個

人頭，本來，爸爸也算得是高個子了。這隻傻狗，看來是傲慢得可怕的。我對她狂吠，牠却全不把它當做一回事似的；並且眉頭都絲毫不蹙的。牠伸出了牠的舌頭，垂下了她的怪樣的耳朵。凝視着窗子——簡直是好像一個鄉下人：然而，親愛的！你可以爲我對於這一切的求婚者都是抱着一味的冷心腸嗎？啊啊，不，不，你看，一個年青的花花公子，可不是從隔離跳過來了嗎！他的名字，叫做特列沙，哦，我親愛的約翰，牠的鼻子是多麼甜蜜啊！』

誰要聽這一切廢話！一切都是廢話！滿紙都是胡說八道！我要聽的是人話！我要研究人類；我需要的是精神的糧食，以滿足我的飢渴的靈魂，而精神的糧食偏偏沒有，所有的祇有一片的無聊聲音！讓我們看看另一頁吧！那或許有些較好的材料。

『莎菲正坐在桌前縫一些什麼東西。我呢，因爲喜歡觀察路人，所以正望着

窗外。突然之間，有一個僕役走進來，說道是，「鐵布洛夫」。「請他進來吧！」莎菲說了這話，便飛也似的奔來抱我。「哦，美濟，美濟！你知道來的人是誰嗎？他是一個廷臣。深棕色的，還有這一對眼睛；既是烏洞洞，又是像火一般地光亮！」這時，她便奔向她的房間裏去了。一秒鐘後，就進來了一個生着黑鬍的，年青的廷臣。他趨至鏡前，把頭髮掠光了一下，環顧着房內的四邊，我狂吠了，坐下在我自己的老地方。霎時間，莎菲進來了，面色很快活！他踏了踏皮鞋脚，她俯身作禮。我裝做什麼都不注意似的，僅望着窗外出神，但是我却把頭兒側向一邊，竭力想竊聽他們的談話。哦，親愛的，他們談來談去，都是廢話啦！他說，有一次在舞會中，有某人的舞步怎樣地錯誤，舞姿又怎樣地不對；又說，有一個名叫波波夫者，穿的一件襯衫，繡邊很大，樣子很像一隻鶴，幾乎絆得跌一交；他們又說到，一個名叫黎丁娜的女人，她的眼睛是藍色的，不像他們

那樣是碧綠的……等等。我可真想不到，親愛的，她能在鐵布洛夫身上看中了一些什麼。究竟她爲什麼這樣地迷戀着他呢？」

在我看來，這裏也有一些不對。鐵布洛夫能這樣地誘惑她，也是十分不可能的吧。然則，下文是怎樣的呢？

「真的，如果她能愛這個廷臣，那麼我看，她也就能愛她爸爸書齋內的那個事務員的吧。哦，親愛的，可知道他是害怕到什麼程度嗎？簡直是像一隻套在袋裏的烏龜一樣呢！」

「那個事務員是誰呢？他有一個最特別的名字。他常坐着修理筆尖。他的頭髮，簡直像乾草，爸爸常使喚他出去做些差使，代替僕役之用。」

我看，這野氣的小狗正在諷刺我吧。喂，我的頭髮究竟是像乾草一樣的嗎？」
「莎菲見着他的面，儘是忍不住地笑起來。」

你撒謊，你這該死的狗！多討厭的文字啊！你難道以爲我還不知道這是妒情

嗎？你難道以爲我還不知道這是姦情嗎？這是科長的姦情！他這人差不多恨死了我，如今他正用着千方百計誣陷我——隨時隨地誣陷我。唔，我倒還要看一封信呢，或許這事情會道破秘密了喲！

「我親愛的飛德婁：

久未寫信，請你原諒。我久已陶然了。好幾個著作家說過，「戀愛爲第二生命」，這話實在是眞話。在我們家裏，也就因此，正發生着極大的變化呢。廷臣現在是每天都來的。莎菲狂熱地戀着他。爸爸也很高興。據洗地板的葛里高萊說給我聽的話，以及她的自語看來，莎菲和廷臣，不久就要舉行婚禮了，因爲爸爸很想早日看莎菲出嫁，無論是嫁給某將軍，或某廷臣或甚至某團長，都好。」

誰願意聽這些無聊話？我再也不要讀它了。無論某將軍，或某廷臣，都好，這成什麼話！我很想做一個將軍，但並不是要藉此博得她握手言歡或諸如此類的

事——不，我之所以想做將軍，却祇在看看他們所擺的一切架子和神氣，所炫耀的官僚派頭，然後告訴他們說，他們任何一個，在我看來，都不值一個銅子兒！這實在是苦惱的事，該死該死！

我隨手把傻氣的叭兒狗的書信撕成了一片片的碎紙。

後記

右蘇聯作家短篇小說及報告文學若干篇，大都是譯者爲應各雜誌的需要而譯的；這次略加校訂，集成專冊，列爲四輯。第一輯，收N·愛賽葉夫，E·左祝梨，E·法爾柯符斯基三篇。當左祝梨的那一篇從英文本譯載在『青年界』雜誌上之後，魯迅先生見到了，覺得譯文『與德譯本很有些不同』，『現略加潤色，仍然收在這兒，或者也還有點兒對照或參考的用場。第二輯，收集了L·賽甫琳娜的一篇和E·左祝梨的另一短篇。收在第三輯裏面的是關於西班牙戰爭的兩個報告，均出於M·柯爾左夫之手。最後的一輯，實際上是附輯，大抵是年代較遠的作品。『日記斷片』，革命前高爾基所著，『叭兒狗的書信』，則是N·哥果里的諷刺小說，都會有聲於時。『偉大的燈塔』和『日記』諸篇，雖收在本書內，可

並不是我的譯文。譯者是黃峯，理合聲明。

又，書的內容本不止這幾篇。此刻因出版條件所限，許多關於軍事方面的小品，付印前已被臨時抽出，另行設法出版。但書名早經決定，而圖版亦已印成，欲改不能，就只好隨它去了。倘有重版機會，我想，這一個小問題總可解決的。

譯者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

87
2214
49